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四
十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21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原刊 6. 8. 25

申丙

正月朔戊辰○上在貞陵洞 行宮○上初行望闕禮○司膳寺正黃慎馳許啓曰當月行長玄蘇調信小西飛等聚沈遊擊下處談話既罷遊擊使通使李愉謂臣曰行長等今日來見我者只為陪臣一欵事須以此意馳 啓可也臣即往遊擊處則遊擊曰行長要得一陪臣過海我答以此事朝鮮決不肯為奈何奈何行長曰老爺若令朝鮮差遣一陪臣則必無不肯之理而老爺自不肯事完無期矣老爺若不要管則我等當自家反黨與朝鮮講此一欵事云云我怒曰然則任汝為之我更不管只坐在這裏看汝作何操行長見我有怒色遂徑出矣仍出玄蘇小紙示臣有曰先是 天朝出兵救朝鮮者以 天朝之屬國也今閣下令朝鮮遣使日本乃 天朝 聖旨也朝鮮不肯遣陪臣則是違 聖旨非屬國之禮也閣下奈何以非禮言之云云臣曰當初 聖旨中本無陪臣過海之語此是何言也遊擊笑曰彼安知 聖旨與否乎只是這樣說耳一陪臣跟去亦為無妨彼要官職稍大者或差一總兵去則事可易完矣臣曰我

國與倭賊非唯爭土地子女金帛之讎而已至於先王墳寢亦被掘燒此是萬世不可忘之讎上自國王下至小民皆不

忍與此賊共戴天况與之通好耶此一事不敢啓知國王

雖啓知必無聽從之理矣遊擊曰是則然矣雖然越王勾踐

非是忘讎者而當初作何樣耶今大事盡已停當只此一款事

未完須作商量可也目今跟天使過海事體亦不妨矣臣答

曰行長等必欲使我國陪臣過海者其意欲令兩國結好通

書信相往來也此則我國不忍為之若只跟天使行更不

要通書結好則是一朝鮮伴行人行長輩要此安用乎且到彼

必有難處之事種種妨碍決不可去也遊擊曰是則在我們必

不教狼狽云遊擊欲於明日差人咨請此一事云云事同日

成貼馳啓曰當日夕臣使倭通事李彥瑞往探於玄蘇則玄

蘇曰調信之來大事盡已停當兩天使已到此營與天朝

講好之事則今已畢矣關白今在新城房屋未畢當於正月內

陪天使過海竹島機張等諸陣皆當先撤去矣但當初因沈

遊擊之言送還朝鮮兩王子而朝鮮不一致謝今日既與

天朝講和朝鮮不可不差一使同去只此一欵事完則更無他

事矣李彥瑞曰當初日本無故來侵至於先王陵墓亦加掘

燒我國臣民所共憤恥日本不會來謝前愆而我國反為

通使乎此則決無是理也玄蘇曰是則然矣當初舊關白時將

官盡被誅戮今來諸將皆是新進之人此輩安知日本朝鮮

久遠通好之事乎無知妄作至於辱及陵墓此果天地間所

無之事極為無理前日往來者只有我輩數三人至今以為悔

且恨其未及救止也然朝鮮兵力若能勦滅日本兵不留一箇

則固不必遣使今既不能然為今計莫如姑遣一使俾日本兵

盡退各保地方可也我知朝鮮官吏戶禮兵刑工六曹中須差

兩曹判書或差總兵送之則兵可盡撤不然撤兵無期此後事

完遲速專在朝鮮矣朝鮮今次通使之後若欲淺交則我亦以

淺情報之若欲厚交則我亦以厚情報之若更不欲交好則我

輩亦有以處之矣他日必知老僧之言不妄賊髡所言極其兇

詐至為痛憤事二十二日成貼馳 啓曰昨日黃昏調信小西
飛復到遊擊下慶良久接話而出當日早臣使李愉往探則遊
擊曰昨日行長因我怒徑去不得議定陪臣事故調信等再來
申前議我答曰已言於黃陪臣則以為決不敢 啓知云矣調
信曰然則老爺終不肯主此一事乎又我答之曰我則言之已
盡未知朝鮮如何區處云云矣我今方寫咨當差人發去 國
王前一面馳 稟石老爺云昨日副 天使謂譯官朴義儉曰
陪臣帶去沒有所幹我意則不欲帶去云上 天使亦謂南好
正曰陪臣帶去事專在沈遊擊我則自家進退亦不能知何暇
管他 國陪臣過海之事乎 上下備邊司○已已○庚午○
司憲府 啓曰 闕門之禁全不嚴肅常時雜人任意出入已
為寒心正朝望 闕禮時尤不嚴禁各司下人闌入填塞喧聒
莫甚極為駭愕其日外門守門將並 命罷職兵曹不能檢勅
亦為非矣色郎廳亦 命推考 答曰依啓○以金光燁為承
政院注書金澤龍為司憲府持平李好閔為副提學李暨為司

諫院大司諫盧景任為禮曹正郎韓浚謙為弘文館副校理○
以沈遊擊移咨議處事二品以上獻議臣成龍議臣病中精神
昏耗思慮顛錯不堪議軍國重事且不聞沈懋時入來後所言
云何其中事情固難料測但因前後狀 啓不勝憂慮及覆思
度夜以繼日而未得其吓處之宜臣從前每疑此賊未捐必為
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以臣愚料今此調信
之回形色可疑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使亦或欲為背約而特假
此為辭沈惟敬亦自知其事不了計窮反欲歸過於他地而為
自解之計如使平秀吉欣迎 天使且要我國使臣同來而已
則平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見遊擊遊擊亦何以
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耶此等形色極為
可疑臣意此賊雖假此為言而其兇謀實在於他也今此咨文
若以直辭拒之則正墜於遊擊作弄之中而執此馳報 天朝
曰封事將成而朝鮮不許遣使之請故倭賊未退若欲順其所
言則亦非人情義理之所忍為雖許遣使倭之去否尤未可必

此其所以難處者也無已則當答之曰弊邦與日本比隣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虐刈我生民焚夷我廟杜拔掘我丘陵弊邦之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沫血飲泣以為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蒙天朝天涵海育兼愛南北之民勞勲感大臣涉不測之地要在解勞息兵大人以當事啣命之重教戒小邦如此至以陪臣隨天使渡海禮義當然見責此亦實關於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之人所在反覆不可憑信前後情節變遷雖詔使以皇靈臨之尚未得其要領機張竹島安骨之賊屯結如舊未聞渡海之期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為重輕哉若是則小邦徒為益重恥辱而為天下笑大人之勤勤惓惓終始擔當者竟歸於虛地也唯望大人更查彼中情形並與冊使商確定奪毋苟完目前而為長遠之圖使小邦得免再悞於今日幸甚云云以觀其呀答如何而益察近日倭賊動靜而更之以為宜當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更難收拾臣當此大事竭其心思而思慮呀及僅止於此不

可採用此乃極重機關伏望 廣收廷議裁自 聖衷俾無後悔且臣又有所慮故並及之今春防守之計不可不急措置往在壬辰倭賊亦遠以虛語往來懈我言歲遣船朝夕將至而大賊突至今年之事亦安知其不出於此乎他處不可聚舉濟州尤甚可憂此地正當西南海且與 中國相近倭若據之則雖欲以天下之力取之不可前日賊使要時羅明言將犯濟州而本州適癘疫飢饉人民死亡亦似不幸其他事並與備邊司不分晝夜措置宜當臣守慶議臣伏觀沈遊擊移咨及黃慎前後狀 啓陪臣率去之事似是出於玄蘇平行長平調信等與沈遊擊同議要功於關白之計也其詐譎叵測誠為可慮但陪臣起送本非 帝命遊擊亦言之云既非 帝命又非兵部之教又非 天使之意則只依遊擊之咨陪臣起送實是無名之舉以此為辭咨遊擊之咨恐或無妨臣與源議我 國於倭奴少無開釁之事而入寇肆毒陷我三京禍及 陵寢此誠不共戴天之讎也兵興四載師老糧竭雖未勦滅兇賊痛心如割豈

一日忘此賊乎彼賊以通信之言欲試朝廷深淺尤為痛惋
今若輕許他日之請不止於此則前頭難處之患恐有甚於今
日也臣經年患病精神昏憤料事顛錯今承下問不敢含默
略陳愚見伏惟上裁○臣斗壽議當初冊封天使之入境也
識者固慮有難處之事而幸天使聽採一國事情不責信使
之行其於枕戈嘗膽之事得有以張目而待矣今者冊使則
不與較而沈遊擊中間弄壞至此一國臣民不共戴天之冤無
時可雪後日種種難從之請何可勝言宗社生民之禍由此
益滋臣不敢有涕出女具之意宜以嚴辭婉意修咨回送何如
伏惟上裁○臣應南議此賊於我國有萬世必報之讎只緣
兵力單弱未能聲罪討滅而斷以大義不可一日共戴天當初
通信之舉論者猶以為不可况在今日其可忍言此事哉設今
不得已從之既從之後賊之所要於我者又有決不可從之事
則未知將何以處之與其難處於既從之後曷若不從於今日
之為愈此臣之所以大憂者也但上年朝廷為胡澤所迫既

從羈縻之說奏達 皇聽至令 冊使入來於賊營而遊擊欲
得信使以助封事之成今若不從其言而賊終敗約不退則遊
擊必執此歸咎於我 國此尤可憂之大者也第有一事可疑
冊使在京時固請信使率去而今在賊中一則曰陪臣之去遊
擊所弄一則曰事體不當一則曰陪臣帶去沒有所幹其言必
有所見安知此賊之要求通信或非出於實情哉此間事狀極
為殊常雖信遊擊之言遽從其請恐有後悔具奏以 聞以待
天朝處置似當臣之愚見如此而亦未知其必是伏惟 上裁○
臣鄭琢議臣就審沈遊擊呈咨語涉張皇本 國陪臣必欲偕
行酬答之辭切宜十分商確俾無未盡之意其所答之辭大槩
若曰足下能體 聖天子字小之仁偏念小邦切迫之患冒涉
寒暑圖濟十全固無餘欠今此移咨傾倒備悉重荷盛念敢不
知感第以賊情見示欲與陪臣必與從行俱入倭國亦見為小
國周旋之意至此而無以加矣 寡人亦豈不諒 寡人淺見
以為此賊兇詐終始難信今者撤兵實荷 皇朝威德足下奉

宣得宜而奉勅兩大入繼臨休勢孔嚴小邦陪臣往與不往有何些少輕重於其間乎陪臣不宜攸往不待重辨賊之請行意固難測賊情誦詐得於天性今似納款實畏大國威靈而撒歸臨時敢以小邦必不從之事連臂傳語欲試契邦之意初非誠意呀鼓亦或因此托言復挑意外兇謀難保其必無昨者無故動兵屠戮城市辱及先陵此賊誠於小邦百世難忘之讎隱忍經過顧力不及耳小邦之不與修好賊亦自知而敢要陪臣之偕行非有凶謀而何且皇勅欽旨全為小邦欲其撤兵之急而皇勅甚嚴兩大人之行亦已來臨固當承受奉行之不暇而盤回遲久又要陪臣操縱由已無復聽行於詔使此果何等作為耶小邦陪臣雖不得行皇勅其敢違耶其桀傲悖慢之狀固不足道獨不念皇朝體面至嚴耶且有一說焉凡為天下列國無有遠邇各守封疆作藩王國無相私結此古今之通義也雖在化外之國或相通好固不無羈縻不拒之意律以王法則實犯私交之罪非有皇朝欽旨而擅遣陪臣有若

顯然大傷事體實犯常刑固不可冒行以足下弘量包荒雖置
度外亦豈小邦必行勿違耶大抵此賊情形固難測知惟冀足
下終始殫誠曲加周旋陰折兇謀再造小邦何德如之以此為
措辭蒼之似當又有一種之說以為此賊不退則事將難知遊
擊之言恐非偶然天心悔禍此賊撤歸則將來國事猶或可
為謀國之道或有不得已變通之時古之帝王猶或行之國勢
危如一髮而不能忍耐非所以謀國之道也且遊擊送咨甚有
機關如或處之失宜萬一事或不諧則遊擊反自有辭歸咎本
國亦不可謂無是事云此論雖則然矣實非經據固非今日所
當言者也並錄以 啓以備參考伏惟 上裁○臣崑壽議伏
以萬世之仇不可忘窮天之怨不可釋賊之所為何如而舊好
二字乃出於賊酋之口乎此我 國臣子所不忍聞而沈遊擊
咨內云云者沈之所管既是便宜調戢則其意必以為事有理
勢道有經權故不以害人難於絕物古有是言今 天朝所為
者和事而賊酋所欲如此無寧如越王請成於吳而生聚之教

訓之然後茲封事出於 天朝而我則不與焉陪臣之跟隨封使又無欽降 聖肯在我又安敢自擅以此意回咨恐或為當伏惟 上裁○臣根壽議此賊允詐百出冊使臨當過海乃發陪臣隨從之語而沈遊擊為之主張至於移咨且賊僧恐喝之語無所不至極為痛心其奸謀似不徒然我 國若不許而賊酋將執此以為辭則將來之憂有不容言者且賊之要劫者豈在於通信一事而已乎若一許此則又將以決不可從之語次第言之我 國將何以應之不但萬世之仇在大義決不可通好而一許信使之後則將來尤不能自獨立矣曩年通好豈我 國之意而猶隱忍為之者擬可以不觸其怒或息兵端而曾未幾時乃有此開闢所無之兵禍則通好之無益已事之明驗也且兩冊使俱在倭營應必稔知事勢而其意皆以為不須帶去豈可只因遊擊之咨而輒許之乎伏惟 上裁○臣喜壽議直截大義憤惋至痛今不暇言姑以目前事勢言之賊屯海邊已及四年今欲撤去則自當去矣有何緊要於 朝鮮使臣而必欲

與俱也臣之愚意送不送無關於去不去也賊僧玄蘇蔑我之甚做出此說而愚弄之沈遊擊熟知賊情未易退去又揣我國羞與通好之意欲為他日藉口免罪之地敢為試探勤要之計恐非關白賊之本意也調信回來不即發此言累日密議然後始言之似是一明驗觀其咨意反復調誘其情不可掩今欲其跟伴 天使之行而 天使實不欲焉此亦不難知之事也回咨之意須十分婉曲不甚據理嚴絕微示以難准我亦試探彼情待彼之強然後徐議之或至於奉 聖旨然後不得已而遵行則庶或免伊漸加要索一節深一節之誣陷也但春汛已迫賊謀難測窮蹙之甚寸刻為急若謂 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云爾則非愚陋小臣所得容議於其間也伏惟 上裁○臣德馨議天下之事不出於勢而已事勢至於此則操縱定奪之權恐非在我之所自由也 中朝唯欲苟且完事而許多事體都沒理會想凶賊陵侮之心愈益甚矣若我 國陪臣遽爾入歸而賊以重大至難之事劫要于我 中朝以為東事已完而不

暇顧我 國之憂則此時將若之何觀 中朝處事節節差誤
則沈惟敬之計亦要成就其事日後之患有難勝言事機一失
徒憤奈何無已則將近日賊情及此重難緣由明白奏 聞而
處之其於後計恐不為無益 上裁○臣申點議此賊於我
國乃萬世不忘之讎也遣使通情理所不忍為而况既無 天
朝命令又無冊使移咨遊擊一言何可遽從 上裁○臣洪進
議以大義則萬世臣子不可忘此賊况敢與之通信乎以國力
則目前兵將無人辨此賊若遊擊執此為說而遽還則存亡決
矣但此事 天朝主張我 國初不與焉今 天使無帶率陪
臣之意而遽從遊擊之言日後難處恐有甚於今日試以義不
可之意告于 天使而會于遊擊然後更議處之何如臣在病
中神識昏昧不知所達 上裁○臣憲國議世讎之國義難通
信以決不可從之意辭兼婉峻從速回咨於沈惟敬處而事若
出於難處則更議恐或似當伏惟 上裁○臣權慄議臣伏見
沈遊擊咨文不無誘脅之意而揆之禮義則亦有可據况差

遣陪臣退隨 天使而去則別無通信使之名而為陪臣臨時

善為說辭使秀吉自知其非而若回兇念則恐無羞恥之事而
其於修鍊待時之舉必有有裕之期矣伏惟 上裁○臣申藥

議此賊於我 國極寃極痛之讎則通信一言非惟口不可言

耳亦不忍聞也今若迫於危亡姑聽其請則終必以不可從之
言節節變幻未知何以應之而國書禮幣亦可忍為乎但我

國羣臣若能於復讎之義腐心苦志協心不怠教訓生聚之外
更無他意期於異日必雪 宗社之辱則佯為許和以探賊情

似亦不害於兵家竒正之術而倘以是為退賊之良策則臣未
知之也伊賊兇狡雖有 天子之明命而要變其說遲延到今

則果以我 國之通信而盡撒渡海乎臣恐此論坐陷於沈惟
敬之巧詐也伏惟 上裁○臣宋贊議和議無益前史備焉與

讎為和宋臣程顥封事尤為謹嚴委係天經地紀不可更論

天朝遣使封王乃一視同仁之意豈與醜虜約和哉但兵家有
竒正之略兵力或困則先為不可勝之勢潛養兵力以為應變

之地亦一機也似不可執一論焉送信使則禍遲不送則禍速
固難遷度而海寇之如域長含射影之沙其為倏途向京之凶
計雖送信使必不少變送與不送終歸於無補豈可以遊說一
夫之移咨輕易准之乎頃年黃允吉之行可以鑑矣伏惟上
裁○臣自新議未遑復離之策先遣通信之使義所不忍雖出
於冊使之意固難勉副遽從遊擊一言再陷倭奴術中決不可
為其他事勢利害臣誠愚昧不敢知也伏惟上裁○臣命元
臣水慶臣姜紳議兇賊與我初無構怨之人而無端動兵燒毀
廟社殺戮生靈不測之禍延及於先陵此賊之於我國乃
萬世必報之讎豈有復通信使之理乎但當初我國不能自
強求救於天朝天朝終始拯濟不幸而羈縻之說出而不得
堅執至於奏達皇聽今者冊使已入於賊營而賊猶不退要
我以通信我若不從則賊必托此遲留而終為惟敬執言歸咎
之地此甚可慮者也然近日賊情之可疑者不一而足封事之
成否若係於陪臣之去不去則冊使何獨不請而一曰遊擊所

弄一曰沒有所幹其間事情實所未曉况 天朝定約之時我國通信不在其中伊情果爾恭順則豈因信使一事而不為撤回乎我之不許不患無辭臣等愚意據理論辨回咨於遊擊一邊具陳賊情急急馳 奏 天朝似合事宜伏惟 上裁○臣李增議我 國與凶賊尚戴一天有血氣者咸懷一死通信二字雖在百世之後義不忍出諸口况於今日乎只有義理他日之利害禍福何暇恤乎設若以利害言之賊情之兇謀叵測雖與之通和能保其必無後禍乎徃日之事豈可懲矣此事雖或出於 皇命決不可容易承之豈可憑惟敬一紙之書而遽議之乎第念 皇朝封賊亦在於紓緩我 國之患如或賊衆執此不即撤還 天使拘此復 命無期有狼狽難處之勢而自皇朝有稟 命則恐不無隨時更議之端今以義理之不可兼備峻婉之辭回咨似當伏惟 上裁○臣忠侃議兇賊於我國有萬世之讎通天憤痛上下皆然 皇朝遠遣准封 天使已為講和彼賊桀驁驕傲之心比前日益熾許遣通信使之言

亦出於千萬意外我 國枕戈嘗膽復讎之日在於何時耶
臣竊痛心焉臣之愚意五年對壘不得討賊者皆是 皇朝命
令今此通信之事亦非 皇朝之命則決不可遵行設若沈遊
擊周旋滌去通信使之彌以兩 天使入日本之時跟隨稱號
則秩卑一負差送於理不甚無謂伏惟 上裁○臣權懲議臣
疾病經年長伏枕席朝報廷議都未聞知有何奇謀深計可以
扶國危復賊讎者乎第惟屠人生靈墟人 宗社者何限而未有
如此賊之甚掘燒 仙寢 玉體亂真茫茫九原欲問無路舉
國臣民豈忍一日俱生然而人主之報讎與匹夫有異既不能
背城一戰以決存亡則勾踐之屈會稽能復讎於二十年之後亦
可踵也且我東一邦既為 天朝屬國凡所號令施為雖或不
便於我者猶當屈意而從之况民窮財盡 國勢掣抗姑行權
謀以誘賊心此亦一策臣之愚意竊有所布會觀 兩陵掘破
之形實是我 國之人有所指揮豈令與倭賊偃息於覆載之
間乎今日之遣使既不可得已則我民之犯於 陵寢偷生

在島者及賊將之首倡是計者并使之械送又諭關白俾致謝
罪之書然後方可復修兩國之好矣伏惟 上裁○臣思孟議

伏覩沈遊擊咨內要與我 國通信使偕行竊念講和一事出

於 上國本非我 國所願今此冊封 天使之來賊之狡詐

百出撤兵一款屢變其說兩使既入其營當即退去而末捐又

設難從之請其為奸計不一而足以今日事勢言之我之兵力

不能蕩平兇醜今若不從其言則賊必執此為辭終無退撤之

日而遊擊亦必歸咎於我以為 朝鮮不遣通信使所致誠非

細慮然而此賊非尋常犯境殺掠之比焚燒我 廟社掘我

陵寢此正萬世必報之讎豈有釋怨修睦之理乎愚臣淺見通

信使不當送也伏惟 上裁○臣李希得議我 國與倭奴不

共戴天之讎通信修好臣子所不忍言而今承 傳教伏審沈

遊擊咨內之辭不勝痛惋之至但 天朝委遣天使已開許和

之路我 國雖欲不從勢所難能姑從其言少紓目前之急以

圖後日復讎之策何如○臣應福議今日事勢操縱一任賊手

天朝封使既入賊營則柔順之兇何呀不至第賊與我已結深
讎以賊兇狡豈不知我 國上下朝夕卧薪不共一天之痛哉
此賊呀以不敢自通借唐官之口行誘脅之計也隣好之說不
過為遷就變詐之端而今者不顧利害遽許其呀請則他日難
從之請必且有甚於今日賊無悔禍之日而 國有釋怨之恥
傳示萬世臣呀不忍伏惟 上裁○臣郭燦臣趙倣臣汝霖臣
大坤臣思稷等議我 國與此賊萬世不共戴天之讎允有血
氣者莫不痛憤况陪臣帶去之事 天使亦以為沒有呀幹而
遊擊欲圖濟已意挾兇賊之勢變幻百端其說極悖慘不忍言
臣等武人惟知枕戈嘗膽思雪 國恥而已至於通信一款不
敢容議伏惟 上裁○臣先覺議此賊自請款 天朝以後屢變
其說奸狡百出而至於今日兩使入營則又以信使之說繼之
其所要我者雖止於此義不可從况彼無厭之求又有大於此
者則將何以善其後乎又况此事既非 天朝之命又非 天
使之意而只出於遊擊之言則其間事情尤難揣知其不可輕

許也亦明矣但我國既不能自強凡所以圖存之計一聽於天朝雖其伸縮操縱有不得以由我者然只因遊擊之至遽與讎賊相通實所不忍而從前據義苦爭於天朝者竟亦何居今當以不可從之意反覆論辨回咨於遊擊且具賊情聞奏天朝似為無妨伏惟上裁○臣崔崑議通信一事本不當議而至於廣詢則亦有容議者臣不敢知抑兩天使尚未要差送事勢雖感急今日議之恐其遽也伏惟上裁○臣李輅議我國與倭奴有萬世必報之讎不可與通信講和決矣况天朝之講和初不與於我國則隨天使遣陪臣非徒無益於事而亦恐有害於事理固不容輕議也雖有皇命亦當反覆論奏迫於不得已然後徐當更議伏惟上裁○臣宇顥議仇讎之賊義不共一天則其不可通好義理已明更無可言第有可誘者以為勢有強弱事有經權屈已退寇以圖後舉亦權時保國之一策也此語似矣而看今日之勢又有不然者調信之回相聚密議猶不肯即見天使夷情多詐固難料度而玄蘇之

辭恐喝操縱極為凶悖此其奸計反覆豈易可測况兩天使既無一語及於通使則沈遊擊說出之言豈足憑信而遽遣信使於狡夷抵取侮辱而貽害轉深恐非謀國之宜臣愚以為不如據經守正以待天命之為無愧也○臣佑漢議兇賊義不當共戴一天通信使之遣決不容再誤於今日而若出於時勢之使然則似或可以變而通之斯二者惟在聖斷○臣齊閔議仇雖之國不可與通信大義截然固不可容議况狡詐無信曾有已試之效今豈可再誤伏惟上裁○臣柳自新議今我國家與倭奴有窮天極地之讎而今者彼敢要請信使此無非凌侮我邦伸縮在其手然也若聽從其言不止信使往來將至於涕出女具之辱矣斷不可為之第今瘡痕未起兵力已竭萬無支吾之勢拒而不從彼賊兵勢方張慮必肆毒有甚於前日微臣愚意以不共戴天之義奏聞天朝受無外交之勅一以折破兇謀一以免我示弱恐或無妨○臣許晉議賊情叵測凶狡百出遲延歲月迄未渡海今者沈遊擊敢為詭辨咨請陪臣跟隨

天使以修隣好云云設或此言出於 天使事機甚重猶未敢遽然從之况遊擊濤張之說尤不足取信豈可因其咨請以誤事宜決不可容易為之姑觀賊勢分明退撤商量處置恐或無妨伏惟 上裁○臣仁涵議沈遊擊請遣通信使因玄蘇之言有是說若一遣信使水世無患則擇遣一臣固無不可但講和之說出之已久 天使南下亦已久矣今將渡海便作信使之說以逗其行其間變詐誠不可測今日遣使而明日繼有他請則其可盡從乎臣意以玄蘇詐謫之言因遊擊一時之要恐不可遣使也伏惟 上裁○臣崔遠議臣伏覩沈遊擊牒文一通反覆思惟則此誠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者也引諭切至不一而足此亦不可無所見矣但賊虜與我 國有罔極之怨無共戴之義設遣陪臣有所便好未可容易斷行况未必然者乎謂之必遣則臣不敢知且此事 朝廷莫大措置自有廟堂成筭臣何敢容贅於其間哉伏惟 上裁○臣盧稷議此事斷之以大義則固不容他說而雖以利害言之臣未知其果有所益也既曰

冊使到京城則當撤而至於入營之後遷延托變詐百出又曰行長往來後當撤而至於調信之回綢繆密議亦多叵測之形陪臣既去則亦未知復有何說也究厥情勢則安知此非秀吉之意而惟敬與其行長等執此而為自謀之地耶冊使既非秀吉之所要則陪臣雖往只為緩頰之一費恐無益於國事之成敗設若彼賊實有是計而因此一事或可圖存於既危之後則古人亦或有權宜不得已之舉區區之嫌似不可以拘失事機而但今日之事只仰成於天朝我國則初不干與於其間未有聖旨之可據天使之分付而只以惟敬之一言輕舉莫重之事則恐不無後日難處之患伏惟上裁○臣忠元議倭奴之無信義甚矣今要信使探我深淺也若從其言則恐又墜於術中也假曰後日執此而哄我往者之事亦可懲也臣愚以為決不可從○臣孝純議臣伏以此賊棄百年之好興無名之師墟我宗社屠我生靈殺我先王之陵寢此乃萬世臣民必報之讎不可一日共戴天者其不可重申前好信使來往

事理較然不待智者而決也第竊惟念天朝和事之成已到八九分地而我國使臣遣之亦成不遣亦成則決不可遣也如使賊之去留繫于此事遣使一節或為輕重於國家之存亡則安可不遣乎機關所係大計所在似不可畫一而言也臣之妄料先以必不可之議反覆移咨以觀其機之如何至於終不獲已或俟皇朝咨勅而處之恐或無妨伏惟上裁○臣希霖臣李璿議兇賊於我少無釁隙而焚蕩我宗社辱及我陵寢此乃萬世不共天之讎復讎不舉而其可輕議通信事乎况兇詐之賊更豈不可從之言以要之則其可盡從之乎臣等之意通信一事決不可從也伏惟上裁上答曰令備邊司從長處之○備邊司回啓曰沈遊擊移咨以大臣所議觀之則沈守慶以為陪臣起送實是無名之舉柳成龍以為今此咨文若以直辭拒之則正墜於遊擊作弄之中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使難收拾以更查彼中情形與冊使商確定奪之意回咨觀其答如何而處之崔興源以為今若輕許而他日之請

不止於此則前頭難處之患恐有甚於今日尹斗壽以為冊使
則不與較而遊擊中間弄壞至此宜以嚴辭婉意修咨金應南
以為不可輕信遊擊之言遽從其請宜具奏以聞以待天
朝處分鄭琢以為繹以王律則宜犯私交之罪非有皇朝欽
差不可冒行諸宰臣所議雖有異同而其不欲通使之議則大
槩如一惟權徵李希得以為姑從其言朴忠侃權慄以為不稱
信使差官跟隨天使而送此乃國之大事議論間有不同如
此未知何者為長未敢擅決茲以上稟恭候聖裁諸臣議得
還為封入 荅曰予亦不知何者是而何者非何者得而何者
失只恐理不欲遣而勢終不可得且不可遣在於皇朝未許
封之時則可在於今日則難矣此間有多少曲折非能料也但
當以皇朝之許封也人皆相喜以為倭賊必退予曰倭賊不
退退如有後尾今其尾見矣此尾甚長其終難了然揣摩事勢
而善應之不得不爾左相之奏聞不可不為領相之措辭探討
在所先試本司更議而折衷之幸甚○辛未○忠清道蕪岐尼

山等地震觀察使朴弘老 啓聞○上教曰令兵判往見沈懋

時款待談話引聞賊情且以賊初則待冊使到遼陽撤兵中則到王京撤兵終則入賊營撤兵而今則遲留不去至要我國使臣此賊之情可以見矣陪臣隨去事賊初未嘗要之今乃發說此必執言起釁之端我國遣使於賊酋非但於義不可豈可擅自為之大槩多般措辭引問賊情探試其意事議處○司憲府前啓今次 殿試片箭鳥銃俱不中者如或自願殺手才試之入格者取之事 命下此固勸獎新規廣取武士之盛意也但殺手為技非我 國從前傳習之事其於進退擊刺之際何者為入格何者為失勢解見而知之者蓋寡以此取人非但事體苟且亦有虛偽之弊請還收成 命 上答曰殺手試才事今次雖勿試不妨○兼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道都體察使柳成龍 啓曰臣既受四道體察之任凡各道官吏自監司以下所行非法及施措乖宜等事皆當隨聞 啓達糾正愆違以肅頹綱蓋監司者守令之綱 朝廷先責監司而監司仍責守令乃是體統當然

也近日訪得黃海道監司柳永詢不能約已奉公為守令表率
頃於族親之登科大設慶筵於私家分定宴需於列邑當此板
蕩之時非如公事則一毫不可擾民而貽弊如此極為駭愕且
其家屬公然留置於道內身為方面之任而不自謹慎其何以
矜式道內請柳永詢為先推考平安道各邑軍兵前監司李元
翼時已經訓練部分有定不可移易自元翼適來之後守令私
自減除換易居半成才殺手砲手以貽圖免是皆由於約束不
嚴使之如此臣固知尹承吉盡心職事非怠慢之類然不可不
隨事示警以肅其餘請尹承吉並命推考上荅曰如是
効舉甚當柳永詢事極該可恐為耶並依 啓○壬申○癸酉
司諫院 啓曰黃海監司柳永詢身為方伯不有 朝廷命令
率其家屬留置境內已為可駭勿為其族黨之登科分定宴需
於列邑貽弊多端當此板蕩之際其不念 國事牽私無忌之
罪大矣請 命羅職 上荅曰已推不兄仍教備邊司曰近來
黃海道有厄連未得其人相繼被論不能久於其職何事可為柳

水詢事誠為可駭所當罷職以警他人但於山城一事頗致勤
檢此則似有呀長適差當否議 啓○司憲府 啓曰典獄羅

囚男女異處不得相混自來常規頃者重囚女人脫其械累給

與唐人使之相茲移置男獄極為駭愕其日次知官負請 命

罷職刑曹不能檢勅致有如此之事不職甚矣色郎廳亦 命

推考 上答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李德馨往見沈懋時之

後又令金命元設酌致慰而酬酢之際仍與問答持其手書小

紙其略曰自入朝鮮即仰大名未得親奉面語此中甚歎茲承

當而日之所信者沈遊府朝廷與本兵亦止能儘其一人之擔

靜守待命三年于茲大體已可見矣清正乃是行長用神今留之

禮卓不具其志又決已可矣清正乃是行長用神今留之

矣張必問清正即有一倭不去沈遊府決不請天使渡海此事

然亦詢播中之一事也調攝兩國沈遊府專責朝廷許以便宜

何暇于請命也阻猶救火而借梯不亦晚乎今日之事徐國不

必多疑不執物但聽憑沈遊府自有妙理若少有遲疑反將
題自與入做文則計左矣沈遊府擊穿任此事成則未必大榮
馬啟則臣之遣與不遣非我一人之罪石老翁自家亦所係而來故

并入 啓矣 上答曰懋時緩頰難以義理爭但彼言陪臣之遣

不甚關重不過隨 天使陪往而已然則賊之必欲要此而沈

之強為求質者又何意也其說相戾矣何不以此詰之以探其

意○甲戌辰初 上御別殿講周易○特進官李德馨 啓

曰臣往見沈懋時察其辭色問以賊情則答云沈遊擊在平壤

時陪臣入送之事亦已講定今則大賊已撤事將完了而陪臣

之送遲延不決賊酋益復疑沮矣臣謂懋時曰遊擊何故而請

陪臣清賊何故而請陪臣耶答曰陪臣入往則遊擊之言實矣

天朝之令行矣朝鮮之肩息矣一陪臣之送有何難事而遲延

至此乎 上曰一以聞奏於 天朝一以回咨於遊擊然後方

可以送而沈懋時固執以為不須稟於 天朝是誠何心哉德

馨 啓曰 奏文往復之際曠日彌久則沈遊擊想必做作誑

說歸咎於我 國矣應南 啓曰 天朝者父母也子有事豈

敢諱於父母令若不稟於 天朝先送陪臣其於 大明高皇

帝不許私交之法大有乖矣 上曰予意亦然經世 啓曰倭

奴撤還係於陪臣則 正使南下之前遊擊似當移咨於我

國請送陪臣而今始發言彼中情形不可揣度而倭奴若有再寇之意則今日雖送陪臣明日又以難從之請惹起釁端矣往在己丑之通信也人皆謂百年無憂而畢竟越海跳梁至今為患臣恐讎怨未復而反見賣於醜虜也 上謂德馨曰子每以

為賊終不退必有後尾都監綠鍊之事另加檢勅無或惰弛則賊雖再來可作一隅之把截矣德馨 啓曰兵非不多而糧無

可繼之路都監所餽之糧今方告匱以是難之特進官申礫

啓曰李元翼在平壤時團聚部伍愛撫軍卒故人皆樂用元翼既適之後各邑守宰專不舉行至於受賂圖免成籍移易極為

寒心 上曰胡人每以田獵為事上下山坡追逐禽獸在中國

則春蒐冬獮之制皆所以講武也訓練都監亦時時田獵視其勇怯論以賞罰渠亦有呀興起矣德馨 啓曰訓練等事專

責於趙敏而將官郎廳一入都監若墜陷穿人心如此何以鍊兵 上曰我國人心不淑若不興起其心人必怠惰陞職之舉

不可不為頃已傳教何不遵行或以陞品或以出宰則自無
厭憚解弛之弊矣且頃於行幸時赴防人妻子路旁呈訴乞
蒙半料情甚矜惻近日則該司准給半料俾免餒斃為當間關
戍邊勤苦萬端而妻子又不免於飢餒則彼雖有死長之心安
能盡其心力哉德馨 啓曰當此之時予遺民生困於徭役一
則困於屯田一則困於築城而 中朝將官連絡徃來民生之
憔悴未有甚於此時也八道方伯慶宜下書訪以疾苦除其賦
稅宣布德意慰悅民心彼蚩蚩愚民亦必有感激之心矣 上
曰卿言是則是矣然我國之事法非不美弊日斯生只在於方
伯守宰之得人如何耳既不能慎擇又不能久任今雖下書
其何益之有古詩云州縣傳看一紙書宜其然乎予未罷出○
乙亥 上教曰金德齡所當令彼司推閱按律施行但劇賊未
滅或不無權宜之道姑且赦出使之宣力自効徐議處之亦一
道也備邊司議啓○司瞻寺正黃慎馳 啓曰平調信謂倭譯官
李彥瑞曰我頃到日本面見關白詳陳此間事關白曰朝鮮俗

海許多地方已為我有今豈可容易見還乎我意則欲留兵守之且朝鮮使臣已到釜山否兩王子既已見還兩朝鮮不肯來謝是何理也我答以朝鮮使臣未及來到然我若出去則朝鮮使臣必無不來前日通信之時已受朝鮮厚禮義難終絕云則關白亦許之矣我雖日本人而與他倭不同自幼少時食朝鮮之食衣朝鮮之衣以至今日豈無向朝鮮之心乎關白欲受封於新城新城在舊都這邊一日程然新城未及整理當於舊都受封矣第未知沈老爺汝請幾箇陪臣乎李彥瑞答曰沈老爺欲得一陪臣過海云調信曰已丑通信時三人差來已有舊例而關白欲得兩王子過海我答以不須如是若得朝鮮二三陪臣亦是好事朝鮮使臣若來釜山則我與正成當先往報關白沈老爺亦當先往郎古島整理迎接之事云而調信出來之後諸倭皆以為通信則大軍當撤至以割地給米之事恐喝諸道之人前頭漢臺之慾恐不至此臣之妄意通信一事極難區處一切拒之則賊無徑退

之理屈意從之則我有事讎之辱如不得已則今姑答之以關
白必須致書謝過且還所擄人口盡撤各陣兵過海然後我當
差官報謝云爾則似為得體而機關甚重豈敢擅便自 朝廷
從即指揮何如 上下備邊司○丙子○丁丑○癸感入昂○

備邊司 啓曰黃慎狀 啓以為關白先須致書謝過且還所

擄人口盡撤各陣兵渡海後我當差官報謝則似為得體云云
此是黃慎自以己意 啓之抑得於彼中所聞者如是而有此

言乎未能詳知其間曲折急急 下書使之馳 啓何如 上從

之○已卯司憲府 啓曰各道兵使本無從事官而忠清兵使

元均以前郡守崔德詢史臣曰崔德詢蔭官也鹿澗郡人無一

避亂人髡頭雖額股作倭形購報行在以上功十月孔請從事官稱號帶率違越常規至為非矣德詢方寓居道內

嚴情狀貶露而刑章未加可勝痛哉臺官此論吁亦歎後矣鑽刺得為是任別無所幹而傳食列邑貽弊多端元均請 命

推考崔德詢革去從事官之號 上曰兵使不須推考革去事

依啓○前主簿沈葑上疏歷陳防備之策 上下備邊司備邊

司回 啓曰戰守之勢當以得地形為上抄兵之道亦當以精
擇壯銳為上今者二者俱失其宜雖有百二之險可據之地而
皆棄而不守如䟽中所謂求禮石柱雲峯八良錦山冬巨只誠
為道內緊要之地而湖嶺之要衝也則所以擇任其處守令措
置防守以為後日緩急之備者誠不可少忽也至於道內山城
或已修葺則當謀為必守之計約束附近軍兵多備糧餉器械
之策實有如䟽中所陳也大抵沈費以本道之人詳知其道之
事故所陳之辭與泛然陳䟽者有異所當採用此䟽內辭緣並
為謄送于都體察使若求禮錦山雲峯守令有難堪控禦之責
者及時易置而其他諸條亦察詳施行宜當以此意移文于都
體察使及本道監司處何如 上從之○庚辰司憲府 啓曰
金德齡以私忿戕殺三人極其殘酷在法罔赦而自 上特命
赦出使之自效臣等固知 聖上惜其材勇別施 渙恩異收
鳴吠之效也但殺人者死載於三章古之明王雖在貴戚勳舊
不敢撓貳者誠以法有不可不行則無以服人心也今者德齡之

殺人既非管下又非軍令而賊殺無忌其心以為國有法乎
今若一向姑息有若不敢究問者而遽為全釋則非但金石之
典撓壞於德齡而人心憤鬱後日益啓武將輕朝廷之心而將
有大可憂者矣金德齡請命拿來推鞫依律定罪刑曹因慶
尚右道觀察使請罪金德齡書狀回啓之時不為據律擬罪
而敢請令備邊司更議定奪大夫司寇執法之義請堂上色郎
廳並命推考上答曰依啓金德齡事已議定不允○辛巳
可憲府前啓金德齡拿來推鞫依律定罪上答曰劇賊在境
先殺勇士無乃不可事有經權徐議何晚不允○備邊司啓
曰新及第一百人當趁二月前入防于濟州但本州倉穀已乏
糧餉辦出極難至為可慮道內各官亦皆虛竭然前秋稍稔必
有收糴之穀令監司殘盛分揀適中分定使人持三四月糧而
去則可免缺食之患也此糧既盡之後本州牧使多般善措則
秋高罷防之前可以接濟請以此意行移于全羅監司濟州牧
使上從之○答沈遊擊來咨答文見上曰小邦與日本比隣亦嘗

因其諂好而徃來報答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包苴禍心無
故興兵乘我不戒傾覆我都鄙屠剪我生民係累我子女焚夷
我廟社此猶不足而又縱其軍卒叢掘我丘墓二百年隣
好之義一朝掃地小邦迨猶未測其故此難以信義相期也嗚
呼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之國哉小邦之民於日本皆有父母
之讎兄弟之怨雖三尺童子莫不痛心疾首咸曰有死而已無
與伊更相通使之理欽惟聖朝天涵海育蕪愛南北生靈勞
勲戚大臣涉不測之地申之以文告要在解焚息兵貴府以當
事啣命之重又為深思長慮必欲調戢兩國教戒小邦諄切
如此此實關於天朝大體當職雖甚昏昧於今日事勢權衡可
否之間亦何所不慮又豈不知遣一二陪臣隨天使行李奉
護屢襪禮義當然第以日本之人所在反覆不可憑信前後情
節變遷雖冊使以皇靈臨之尚未得其要領機張竹島安
骨之倭屯結如舊未聞渡海之期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
為重輕哉若是則無乃徒使小邦益重恥辱為天下笑而貴府

之勤勤惓惓終始擔當者亦恐竟歸於虛地也煩乞貴府再查
彼中情形並與冊使商確審覈的當歸一更煩指教以為長

遠之圖使小邦得免再悞於今日不勝幸甚○壬午 王世子

朝問 安○司諫院 啓曰扶安縣監申泳到任之後大小官

事專委下吏害及民生無呀控訴一縣之人以為無縣監者久

矣加以縱其無賴子弟出入閭閻貽弊多端如此之人不可一

日在官請 命罷職 上從之○司憲府前 啓金德齡拿來

推鞠依律定罪 上從之○司瞻寺正黃慎以兵部分付跟同遊擊入後營者也

接伴官柳東立連名狀正月初五日成貼 啓曰昨日副 天使標下王

把摠者謂譯官朴義儉曰沈遊擊欲於初八九日間與行長

等先過海觀彼中事體然後還來請 詔使偕過云 上下備

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關白請遊擊之言不聞於調信之初回

而今始有所云云其間事情實呀難測結局漸遲極為可慮而

清正則雄據猶前日以鍊兵繕器為事其兇謀布置必在不小

我國將士狃於姑息防備等事日漸解弛賊若再動必無抵

敵之勢誠可寒心更加申勅諸陣列新待變事都體察使處行

移何如上從之○司贍寺正黃慎狀

正月初六日成帖

啓曰臣自入

倭營以來事體與天朝將官不同不欲與倭賊相近故唯以

沈遊擊作主人今者遊擊盡率一行將官欲先往日本臣獨留

在賊中非徒事勢不便臣當初受命來此只為查看撤兵燒

營而遊擊未還之前各陣皆當按兵不動必無徑撤之理臣雖

在此別無所幹遊擊亦謂退在慶州或輒回王京待其回還

更為入來之故一邊通報于都體察使議處計料矣自朝廷

更為商量指揮上啓下備邊司備邊司回啓曰沈遊擊果

若先自渡海則黃慎似無向當伺候之事出來慶州等處固無

所妨但賊中他無可信之人只有通事一二輩黃慎出來則凡

事情尤難得聞策應無路似當姑為留在觀勢進退而遠處之

事詳度為難當與都體察使商量善慶都體察使處並為行移

何如上從之

○移咨于遼東都指揮司其文曰朝鮮國王為嚴禁建州夷

酋 多許啓疊邊疆事本年正月十一日准遼東都指揮使
司咨准 欽差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
司右叅議楊咨前事備咨過司查得朝鮮 國王咨稱建州
夷人奴兒哈赤等欲乘冰結誠啓疊朝鮮今該國乞要傳諭
夷酋奴兒哈赤等勿許入犯等因備咨到道看得前夷于九
月間以報仇為名已領兵欲往朝鮮該本道查知已行撫順
備禦宣諭止之但北夷係犬羊之性原非禮義之鄉近來兵
日強盛時懷不測即 中國近邊亦不忌備朝鮮自宜厚集
兵力于北邊以備非常庶乎無患擬合回復為此合咨前去
煩為轉咨朝鮮 國王查照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合
咨前去煩照咨內事理查照施行等因准此當職為照分守
道既已行令撫順備禦官司宣諭該酋止伊報仇之兵又以
北夷犬羊之性原非禮義之鄉兵日強盛時懷不測轉令小
邦厚集兵力以備非常其 軫念小邦之意至矣煩乞 貴
司備將前因轉咨本道如有本夷動兵情形一邊再行宣諭

禁約一邊轉會小邦以便隄備不勝幸甚

○癸未○備邊司 啓曰行副護軍陳維頃日以愍忠壇

天朝為天

兵之戰亡者禁壇祭之彌愍忠

致祭獻官往來路中有唐人持一卷書欲賣者

以小劍買求其末有論東征萬全至計題本臣見其語意駭愕

不可忍見此雖未知何如人而 中朝有此等議論其為不幸

極矣不可傳布而事關我 國故敢為 上達 答曰予知此

人之有此說者久矣尋常欲見其疏而未得焉今乃見之是欲

使 中國行盜賊之謀其為人之如何自可知之堂堂 天朝

豈置此說於齒牙間哉前見有一人上章忘其名請令李提督留

鎖朝鮮其為肆言設計俛佞與此說同有絡事中上章極論其

姦狀嗟乎茫茫天地間賢不肖者何限○備邊司 啓曰沈懋

時揭帖

其帖曰鄙生奉咨而來求謁 殿下欲議海上倭情顛末得

一二陪臣以往不惟為 貴國以遠計亦得迅速完事不意

適值 天體違和待命十五日矣而 貴國政出多門十羊

九牧無有的確正大之論徒守硜硜執拗之偏使生不覺悵
快夫奉咨來去無一可否于其間則此一夜不收使令之役
非遊擊遣生意也 殿下斬一陪臣之遣不過揆延時日耳

至于事勢窮迫有不得不遣時反為不算不若遣之于今日
示之宏度倘陪臣已遣而慮彼復有他求則不惟沈遊府可
任其責即生亦可保其必無也若不遣陪臣則彼賊之逗遛
必久而他說之求生亦不能保其必無矣更有說焉倭奴遲
延不去行長無辭以應沈遊府沈遊府無辭以報兵部方在
惶悚之日而 殿下乃爭鬧氣不為速遣則其遲遲之罪是
殿下任之而彼且得而有辭矣何慮不及此耶况沈遊府所
受 勅書內有許其便宜行事且有朝鮮不許阻撓之句
殿下又何敢以抗 旨不從沈遊府調戢哉懇 殿下速發
陪臣則事有歸一而邊境即寧矣唯 台鑑是幸

辭說甚多蓋其自為其事而來故必欲得諾而回報於沈遊擊
亦其勢然也臣等竊料此人之意必非徒然也若終不許則

不無以此悉報於中朝以為執言自解之地其書所謂沈遊

府無辭以報兵部方在惶悚之日今不速遣則其遲遲之罪我

國必任之而彼且得以有辭者雖其逼我之言而其實情亦不

外此臣等之今日所慮者從前實在於此也然此回帖只當以

回咨指沈遊擊前回咨也之意答之而又云近據陪臣黃慎馳啓以為

遊擊望念間將與行長等先向日本面見關自然後歸迎天

使云云而更無提起我國陪臣跟隨之語以此觀之其間事

體又成遷延俱未停當與足下離釜山時事情又變非但賊退

無期天使渡海亦無其日而我國先講陪臣跟隨之事似

為無據此所以雖承足下惓惓之言而惶惑不知所處者也必

須更待遊府指教然後方可處之惟足下諒之以此意令承文

院今日內回荅何如上從之○以吳德齡為兵曹參議尹暉

為弘文館校理尹敬立為侍講院弼善尹暉為兵曹佐郎宋應

洵為工曹佐郎○甲申夜四更月犯填星○卯時上御別殿

講周易履六三眇能視止以順自處者也上曰眇字盲之謂

乎旨與眇似若異矣同知事李廷馨 啓曰梁元帝一目眇故
其時以隻字等語為犯諱而不用雖與旨字稍異而其不見物
則同也 上曰此云履虎尾者其殆矣哉領事柳成龍 啓曰

始似甚危終不至於見害如漢高鴻門之宴是已侍讀官鄭經
世 啓曰若值此履虎尾之象而不盡恐懼修省之道不能轉
禍為福况今日之勢不啻如履虎尾者乎成龍曰非徒修省乎
一身凡百事為施措之間克盡恐懼之心君臣上下同寅協恭
不敢少懈使百廢俱興皆是修省之道古人云今國家閑暇及
斯時明其政刑况今危急之時乎當今中外人心渙散不思死
中求生以為保守之計而賊若再肆必有土崩瓦解之勢 上
曰領相之言至矣頃日見臺諫落辭有賊徒垂退邊警少紓之
語人皆以彼賊盡行撤還者耶廷馨曰凡臺諫論 啓之時初
啓之後則城上呀將其初 啓語意稍為變文以 啓故臣昨
見其 啓草深以為未安矣 上曰言語間事何關勿為未安
成龍曰此賊終必為天下患伊情變詐莫測其禍豈止小邦而

已乎上年稍似豐稔民少有食及此時汲汲為措置之計則似
乎異於前日之板蕩而人心懈怠玩揭度日若何以倡率為哉
如臣者經年沉痾僅保喘息古之大臣如諸葛武侯陸宣公皆
躬執簿書夙夜不懈臣廢疾三載冒居相位臣之一身固不暇
恤常以國事之至此為悶泣而國綱蕩盡終無着手處李元
翼為平安監司時僅得鍊兵而逆來之後守令等全不致意漸
至解弛受任百里者猶且若此彼無知之民何可望其盡心也
上曰賊若奪據濟州則不可說也頃者雖送新及第一百入亦
何補於防禦哉濟州雖不似陸地之易為長驅賊以戰艦千艘
直犯港口而下陸設營柵為久持計則我國兵力豈有抵敵
之理乎備邊司必已規畫措置矣成龍曰備邊司則無措置之
事矣聞濟州軍糧乏小云而全羅道以致力於閑山島全忘濟
州賊若雄據則非徒我國不能抵當中原亦可一航風而
到伊賊皆知此形勢尤用悶慮上曰備邊司擇守令添兵運
糧而已此外有何措置之事乎上曰沈懋時之言甚為不好

固不可相較接待之際善為措辭對以延拖之計可也成龍曰
以沈遊擊先渡海之事觀之我 國信使非其所急關白固是
鴟張的漢必委前呀云云七事期欲遂之故行長不得只言封
事要送沈惟敬遊說矣 上曰今次 奏聞備陳賊情而為之
乎成龍曰石尚書題本亦有賊在某某處之語此是遊擊不諱
賊情於兵部故也且頃日承文院見石尚書貽 天使私書則
曰朝鮮何不為 奏聞設使 奏聞而言辭差誤則甚可慮也
云云若石尚書見敗則我 國之事無復可為今 奏聞當以
沈遊擊咨文為頭辭而備陳本國事情及黃慎跟隨遊擊等項
事可也 上曰當初 天朝約問小西飛時有不與朝鮮交通
之語以此語意為結尾則辭直而有理且小邦通使則必有後
日難處之事願 天朝勅諭于彼賊更申前日不與交通之言
以此 奏聞何如叅贊官李好閔 啓曰其時只有各守封疆
無相侵犯之語而無不與交通之語矣 上曰雖無不與交通
之語以此措辭未知何如若得 天朝不與交通之令則豈偶

必哉好閔曰依 上教為之至當特進官沈喜壽 啓曰觀賊

要我通使乃是借門還借堂之意也好閔曰賊之所要必有甚
於信使而沈惟敬則欲以信使調劑故今欲親見關白騁其油
葡也廷馨曰彼賊情狀反覆難測在我之道當訓練士卒以為
自強之計而已近聞南邊將士或貪婪或怯懦防備之事專不
盡力故軍徵價無有紀極巡察使巡到其營則多聚近處閑雜
人及軍官奴子欺瞞照點 朝廷別遣新及第赴防以為緩急
之用而亦捧債物而放還雖以累歲受任之人無意防守之計
惟懷奔散之心邊將呀為若此何事可為臣等固當隨所聞舉
劾而風聞之言不得詳悉都體察使必有所聞請 下書使之

摘發其貪婪怯懦不可倚仗者從重科罪徵一勵百 上曰可

下書否成龍曰誠如廷馨所達臣嘗慨然如高彥伯權應銖金
應瑞輩累年 在邊無所措畫 朝廷使之據險設營為必守之

計者固非一再而徒設假幕於山麓折枯枝而為柵緩急何所
賴以防禦乎李元翼既已下去必能隨事撿勅相勢揆畫矣然

下書宜當 上曰忠清監司無可合者乎成龍曰臣則薦趙仁
得李廷菴金應南則薦韓浚謙此外未能思之終以權慄薦之
矣 上曰權慄有病云不可為且欲留京中以為緩急時大將
矣羅州牧使李用淳不無才智在羅州善治民勤幹國事云可
以差遣卿等之意何如成龍曰臣則未之知也廷馨曰此時羅
州亦重似不可遷易也 上曰若其才器果合於方面之任羅
州則可以他人差送成龍曰羅州當湖南要衝此時固不可適
代 上曰予意限事定間各道監司依兩界例挈家擇形便勢
勝之地設營駐劄以為保障何如且州邑須設於山城雖未能
每邑皆然擇其險要之地使之入守可也平日若不入居而臨
危驅入村民民必不從不可思小弊而誤大計也令備邊司議
處成龍曰當今人材極乏如朴宗男元裕男任撥英輩雖或有
短處皆不可終棄之人也當此之時用人宜棄其短而錄其長
上曰宗男之為人予固知之必是弛緩的人也元裕男子未知
其何等人也任撥英前日予特除為宣傳官者也然其人物才

智則未之知也好閔曰朴宗男固是無計慮之人春川之敗不可忍言上曰春川之事詳言之好閔曰春川之戰賊窮迫皆欲自盡之際宗男以為軍飢暫為退軍賊反拔劍追逐一軍皆沉江而死春川之人至今言及宗男事不勝憤罵矣喜壽曰任撥英臣之司馬同年也細知其為人愚狂不可用也反不如宗男之弛緩也好閔曰我國所謂武士手一操弓目不經書而登科第通仕路百般鑽刺圖為守令剥民膏血為事左右之資以至頂王而腰金則便為之將帥以此麤暴之人為將而望其成功不亦左乎必須教兵書礪廉恥然後將才可得成龍曰武士試取時或如明經科規式以能習兵書者取之可矣上曰中原武舉亦講兵書乎侍讀官鄭經世啓曰宋元豐間有武舉講以武經七書今七書之名自其時始矣特進官具思孟啓曰中原武舉亦製安邊策二篇云矣上曰備邊司議而為之好閔曰金德齡殺人之事極駭臺諫所論十分的當固宜拿鞫定罪而但賊之進退尚不可知國之成敗亦不可度當此之

時夫一壯士恐非得計執法之官固當如是自 上特許停鞫
就釋桎鎖使得改罪自效此是用入活法也問于大臣處置何
如成龍曰此言似可持平李馨郁 啓曰德齡罪在罔赦而曾
無一毫可紀之功今不可全釋以啓武將橫恣之習而其流之
弊將至於視人命如草芥矣 上曰德齡殺人固為可駭而州
縣不敢殺被殺之家亦不敢告可謂國有紀綱乎海平府院君下去
之後始為啓聞可謂有方伯乎有御史乎臺諫當先劾此輩可
也廷馨曰臣等亦以為恠取考該曹文書則有監司狀 啓一
道矣 上曰漢高寬厚約法三章殺人者死殺人之罪固可輕
貸乎○上教政院曰羅州牧使李用淳治邑有才略此其所施
已著前日都元帥薦之豈無其見予意忠清監司無過於此人
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李用淳曾於戰陣間頗有膽略
云依 上教差送宜當 答曰湖南可虞羅州亦緊牧使之代
先得其人後處之牧使可合人議薦○乙酉○備邊司 啓曰
羅州為全羅道西邊沿海最重之地如非不得已則適易牧使

今非其時但忠清監司可當者乏人故自 上欲以李用淳為之固為允當而代用淳為牧使者臣等反覆思之文臣則韓德遠近似武臣則李福男雖有病痛曾在本州判官頗有治績熊峙之戰亦有效力之事云臣等所聞恐為不實故問於權慄則以為其時親見福男之事果為不誣云故以此議薦而此外可當之人未能易得雖承 上教而不敢備數更薦或議以為羅州牧使得人甚難不如仍任朴弘老為監司而留李用淳於羅州使無遷易之弊為當云唯在 上裁 上答曰韓德遠果合於羅州但用為江原監司似當此時允善治守令及有才略者拔而用之可也羅州牧使則更為僉議豈患無人李福男則雖不知之頃為都體察使所黜今若除授所管道內大邑則都體察使彌令不重紀綱頽矣決不可用也○司贍寺正黃慎馳啓曰臣見沈遊擊問曰老爺欲於望前過海未知起身定在何日耶東事結末專在老爺此行未知老爺到彼保無別樣說話乎此間卒倭輩多有胡說至有割地給米等語極為可惡行長

輦對老爺亦有此等說話否遊擊答曰俺行時未定而然亦決矣割地等事無有是理當初在平壤時果有此言我已不許厥後渠要封貢二事我又許封不許貢今則渠只要陪臣跟徃日本再無他說矣假如渠要割地國王必不肯許我肯許他乎

此則不須過慮且過海陪臣須極擇遣之過剛則恐或生事過軟則亦恐不勝任且須得不怕死者或遇難從之事以死拒之要砍則砍要劓則劓任其殺費終不少屈然後方為好漢若怕死多怯之人幹不得事矣臣又問曰陪臣過海事則國王必

已議處矣但老爺到彼倘復有別樣說話則老爺須替小邦嚴辭拒斥俾知決無可得之理幸甚遊擊曰說有此等說話則我當儘氣力替佗爭之云前頭曲折愈徃而愈難極為痛惋事

上啓下備邊司○丙戌○王世子問安○司憲府啓曰權

知承文院副正字柳穡以假注書稱病不仕未遑之前任意下鄉新進之人殊無恪謹奉公之意請命罷職宣傳官乃武

弁極選不可不擇授宣傳官柳鳳瑞南俊係出卑微且無可

稱之才請 命適差 上從之 ○備邊司 啓曰李用淳久在

羅州凡百防備盡心措置至於守城規模亦稍就緒人民頗有

倚仗之心今當春汛若或易以新宰而所易者未必賢於前人

則所損非輕極非細慮文官中可合者反覆思之未得其人臣

等之意用淳姑勿遷動以責實效而忠清監司以他人差遣

似為無妨江原監司則依 上教以韓德遠為之宜當 上從之

○丁亥 ○備邊司 啓曰忠清監司薦三人 都承上旨趙仁得前

韓俊 可當故書 啓六鎮守令雖當極擇差遣而非如監兵使

之比例以本司議薦殊為未穩請令吏兵曹同議注擬何如 上從之 ○

以趙仁得為忠清監司韓德遠為江原監司 ○沈懋時送帖于禮曹判

書金命元曰此後咨來必然要一有名大臣親捧 國王咨文具禮往

日本賀受封謝還土地是臣子事矣將何以應之初時便要如此發咨生

竭力主張改咨而來休國體面不傷今既不允則我之計左而彼之主意

是矣更復何言 沈懋時乃沈遵擊惟敬之再從也自初與胡澤

來求通信使辭說恃慢我 又發如此 說話 九我臣子可 國議我直相之 ○戊子 ○司憲府

宣宗三十八年庚子二月

啓曰壬辰 大駕西幸以後至乙未六月春秋館日記太半未
修史臣等在位之時慢不察職適遷之後遷延度日歲月浸久
必漸遺忘將至於無以為史極為駭愕請未修正人貪抄出推
考使之刻期修正 上從之○接伴使金晬馳 啓曰本月初
八日行長倭將設宴於其家請兩 天使及遊擊 天使坐北

遊擊及行長坐南只行酒而罷別無問答之事新年行長不朝於
節小西飛一自調信之回來乃與其一行倭人即剃髮脫袴服
倭之服曾不來見 天使衙門人恠問其復舊之狀則小西飛
以為關白時不受封行長亦不受官我何敢獨扮 天朝樣乎
云云行長不朝 節而反為設宴於其家請 天使其倨傲無
禮已極 天使猶且屈已往參小西飛服其服可也至於不見
天使此亦可惡遊擊雖云先過海而每言今日明日尚未決去
近日情狀頗似可疑必有請通信一事外又求別樣事端而不
得聞知某余詞探馳 啓計料事 上下備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行長倨傲事狀小西飛剃髮脫袴之事尤為可駭此不待

他事而可知其兇謀之所在不但可疑而已沈遊擊渡海後賊情又復如何連續探問於南好正急急馳啓之意行移何如上教政院曰近觀賊情頗似可疑顯有不順天朝之狀我國狃於和說防備皆弛人心亦玩變不可測凡事宜預措而速圖之且奏聞亦可速為大槩如此賊情天朝全不知之是可悶也此意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回啓曰賊情變遷不順之狀已著不但可疑而各處將官等狃於天使往來賊營日望賊兵之渡海而人心未免解弛極為可虞頃日高彥伯等馳啓釜山倭人托以買賣欲來慶州者亦必有窺頓虛實而肆其兇計也智者見於未然况已著耶高彥伯權應銖朴毅長等所率軍兵大減於前傳聞操弓精勇之士皆安卧於家全羅忠清慶尚道尤甚有同無事之時云極為寒心急速調集軍兵把截要害日新待變毋墮賊術事秘密下書馳遣宣傳官往諭于都體察使為當賊情亦當速為奏聞而曾以通信使將為奏聞今則事情又變其奏文更為磨鍊添入賊情反覆叵測

等辭急速發送何如 上從之○已丑○上教政院曰孫侍郎
專管禦倭軍務凡賊情不可不使知之而自上年以來邊報全
不馳報到今賊謀如彼其叵測脫或事出倉卒變生不意智不
及謀勇不及決今宜以 天使已入賊營而賊遷延不退反請
我國通信陪臣要脅托辭兇謀叵測及其他可疑之狀成一咨
文願厚集 天兵賊若更肆猖獗及時東救如或恭 命退去
亦不害先事而圖等語速報軍門如何倘以為不可則告于胡
遊擊將此意使之馳報議啟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回 啟曰邊
報無論緊歇固當一一馳報而上年以來 天使入我 國後
遷延等待至今不為馳報雖軍門體探傳報之人往來不絕而
我 國亦不可全然不報况今賊情如彼依 傳教急成咨文
別遣文官一人帶事知譯官馳往山海關呈于軍門經過遼東
亦不可無咨報於都司并為成咨文使之轉報撫按等衙門宜
當告于胡遊擊事似為不關觀勢處之何如 上從之○備邊
司 啟曰今日防備形勢處處可虞不但慶尚道釜山巨濟一隅

而已也萬一釜山之賊牽掣舟師於開山洋中而更以舟船繞出其後直犯西海則必有首尾不能相救之患此最為可虞之大者也臣等反覆議之欲留忠清水使所屬舟師於本處守其信地以待不虞衝突之變又以李德祺舟師往來左右道之間以為珍島濟州之聲援似為宜當但恐若此則開山之師寡弱又不能遮遏大勢之賊大抵兵家之事不可遙度量其彼此緩急周遍計度毋致蹉跌事都體察使屢行移何如上答曰俟啓予意賊退屯于今四載必有其以深恐盡得我國兵船之制更作巨艦悉載大砲所向直衝何以抵敵不可不慮且忠清道好是為之甚當而未審京畿亦有戰船否何不並為收集措置議處○備邊司 啓曰全羅道與慶尚道連境要害之慶南原最重而順天南原之間有石柱津正當晉州之路求禮一縣為先受敵之地且城子堅固若得人而守之則亦可以遮遏賊鋒西犯之勢縣監李元春才品未知如何而今日所任至重如可堪守之人稱為助防將添給近處出身及才勇之士專意防禦

以備緩急宜當此意 下諭于都體察使屢使之便宜處之何
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賊情變遷不順之狀已著不但

可疑而各處將官狃於 天使往來賊營日望賊兵之渡海而

人心未免解弛極為可虞頃日高彥伯等馳 啓釜山倭人挖

以買賣欲來慶州者亦必有窺覘虛實而肆其兇計也高彥伯

權應銖朴毅長等所率軍兵太減於前全羅忠清慶尚道尤甚

有同無事之時云極為寒心急速調集軍兵把截要害毋墮賊

術事秘密 下書馳遣宣 傳官往 諭于都體察使為當賊情

奏聞亦當速差曾以通信事將為 奏聞而今則事情又變其 奏文

更為磨鍊添入賊情反覆叵測等辭急速發送何如 傳曰依啓○行

長貽書沈遊擊曰日本豐臣行長求老爺先 天使過海老爺因事體

遲延日久不敢聽信議有約條依從老爺然後過海又再三苦

求老爺方寫諭帖令將前約條奉老爺尊命只是清正過海併

加德安骨浦金海等營不能盡收釜山只求老爺到名護屋地

方大閣面與不面各營兵馬盡撤歸然後老爺親自到釜山請

天使過海再無一豪他說老爺切不可聽他人說話行長必不信細人之言自壞美事如有謊言頭上有青天鑑之遊擊沈老爺臺前豐臣行長手押○今與行長情信證議七事開列于後

一我 天朝統馭四海九州凡事理有可據情有可通無不行之如事有礙理有悖議者斷不能從一行長與本府擬議諸事務要吐露肝膈盟之天地質之鬼神本府方可容議如藏頭露尾則名不正言不順事必不成徒延歲月畢竟無益當慎思之一議本府先行渡海此言出于秋間再無他說今事體至此不為不以必得清正先渡盡撤金海加德等營俱集釜山本府方可過海不然一步不可行也一本府先渡 天使二位在营每日必供給豐腆備極誠敬夜間巡緝周密謹慎火燭至于標下各官亦毋怠慢務在行之一本府渡後釜山東西北面二十里外不許一倭擅出行走務在必從一要 朝鮮陪臣隨行原有舊議本府即行之矣此外更有何說決難行也一本府渡海與大閭面與不面必俟本府回至釜山迎請 天使然後同渡不

許擅行遲速已上七事俱要於各行下即書遵依押字回報本
府裁奪施行○庚寅平安道觀察使尹承吉馳 啓曰今正月

初九日午時有白氣起自南方圍日作圓而南方缺又有白氣
貫日向北而作圓當日處則其氣微抹僅得而見又有黃赤氣
挾日團聚如日之狀去黃赤氣十餘文許又有白氣相對團聚
亦如黃赤氣之狀所見極為兇慘圖其形上○上教政院曰都
監射手宜悉以公私賤為之益凡業武人士族則有內禁衛兼
司僕庶孽則有羽林衛人當各售其才勉力鍊業須以射手為
公私賤之額以為興起之地予熟思之必須如是但增加其數
依禁軍例輪番入直于闕內或賜名號而別之定將而領之
甚當議啓言于兵曹○傳于政院曰都監哨官中勤勞之人數
負書啓欲除授守令且哨官必須以他日可膺闈寄者極擇除
授毋得冗雜苟充並言于訓練都監○慶尚右道觀察使徐潛
馳 啓曰本月初八日通事倭要時羅出來于宜寧請親見兵
使密陳所懷兵使金應瑞親往細問來由則要時羅言我將平行長

正成玄蘇等同沈遊擊令將渡海沈遊擊則以倭中不忠之輩謀毀講和之事成言 天朝誘遣倭兵乘其力分不意掩擊之計云云以此行間故要示不然之信兼為迎 詔天使接待禮節講定而去矣行長則前者秀吉篡位之時所與比肩畿內及山東道六十一將等訴于關白曰 天朝素無受害之故而至遣重臣許以通和而 朝鮮則迄不通書了無和好之意我國見侮頗極不如因我兵威討而平之後據有其地分土進貢此須不煩他兵全在我六十一將之責而况兵勢之已成破竹者乎如此讒訴紛紜調信前此渡海極陳理勢之不然則關白曰朝鮮 王子大臣被執之日吾特慮其拘係致傷不令渡海旋即解遣則吾之待 朝鮮極其厚矣若使 朝鮮執我子女臣民則其所處置必不如我矣今者 天朝許和而 朝鮮獨無一言及和者山東諸將之言甚是汝今還渡責 朝鮮講和則朝鮮終不肯從然後發畿內諸將而加之必使 朝鮮為我之有可矣調信曰竊觀 朝鮮事情惟 天朝命令是從寧有

天朝定和而朝鮮獨不許和之理乎諄諄通諭使朝鮮並為講和期於大事之必成可也彼噍噍諸將之論何足取施關白唯唯故其謀遂沮矣今者讒間復起六十一將齊訴關白請各率已兵渡海關白喻以朝鮮之事遙不可度姑俟其所為而動亦未晚也云云之奇今又出來故行長恐大事之不成深欲及其未動而止之急急渡海矣正成則專為天使支持調檢一路事而且以其人最厚且親於秀吉故欲使助言而與之偕行矣云問其回棹之期則速可四十日遲亦不下五十日云然則天使當何待渡海答曰俟其事決入去則當在三月之晦四月之初云云且要時羅自以己意密言曰今此通和之事天朝曾有或是或非之說而終得歸一朝鮮方有拒和之論我國人亦有半毀之半稱之者是非之不定三國皆然恐此亦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可為也貴國若許通和則信使亦不可不審擇其人往在洪武中鄭愛周過海入日本制海寇者以矣成化年申叔舟亦入日本而兩國修好又以矣先七年黃允吉金

誠一許箴等入海還旋動日本兵如此者亦在乎人之得不得耳鄭申兩人能察日本強弱之勢參校朝鮮隨宜善處故能息兵修好久而不替如黃醉酒昏睡金徒尚節義不肯通察異邦之勢許自以在下處已亦不周密終致事理之乖當以有此日辭命之人其可不審擇乎云云是雖虛聲恐喝要通信使而數日之中連有急報申勅防備日新待變而兵孤糧竭頓無遮遏之望極為悶慮上下備邊司備邊司回啓曰近觀賊情變幻難測要時羅所言必非自己私言必受其指族於玄蘇行長等而有此探試之事若非假此為執言生釁之計則必恐喝要索之謀然止於要索通信而已則其禍猶少果如所言而乘春再舉則禍不可測此事沈遊擊回咨回咨見辛巳日中已以許與不許之意斟酌回報以觀其所為之如何今後如有來問於金應瑞者不過以此回咨之意委曲答之而察其奸狀實情果在何地而為應變之圖大抵賊之情形已在敗約斷無可疑厚集兵力擇守形便以待衝突不可少緩於時刻請以此意行會于監

司及金應瑞何如 上從之○辰時日有兩珥未時日暈夜五
更月犯心大星○日本豐臣調信謹啓體察大人閣下雖有半
面之素譽聲落耳者日久矣是以通短牘述卑懷先是奉使之
日受 貴國官職故憂騷亂者高出乎他將之上雖然 貴國
愛新倭將阻以相識不聞他倭將之言以為 貴國若頗取其
言爭得成義事乎僕憂在于茲矣因是去去年密通卑懷於金
防禦防禦差李弘毅入營少留以吐露僕胸襟俾先鋒及義智
會金防禦則 貴國嫌疑瓦解冰消於是 貴國上本成事自
今以後隣交親踈恐是在今度使价眼中者歟呀以者何昔洪
武年中 貴國差鄭夢周遣弊邦而隣交親者又年久矣近年
黃金許三丈人入弊邦而未幾交絕國亂是以云爾僕如此信
口亂道者只為兩國而全不為臣也伏乞賢察先鋒伴沈遊擊
過海僕及義智在營他日若有貴意請示之僕亦說所思餘付
嗣音恐惶不宣頓首正月十又三日豐臣押○辛卯 上教政
院曰可用武臣或在於在喪中邊事危急盡數起復用之文臣

如姜燦亦可用之此何時徒守常制議慶言于備邊司○訓練
都監 啓曰法典內兵曹分五衛而各有統屬之軍如義興衛
為中衛而京中部開城府京畿江原忠清黃海道之軍各以其
屬郡邑隸于本衛五部龍驤衛為左衛而京東部慶尚道五鎮
管之軍各以所屬郡邑隸于本衛五部 祖宗朝姜法統軍如
是其詳密而隆廢不舉以至于此極可痛嘆近日都監欲置五
營於城中以為分隸練習之計則軍數鮮少不成貌樣五衛之
規雖不可卒然舉行而此係軍政大綱不可諉以事勢之難於
舉行而束手度日也規模所在不可不預為規處而使軍民曉
然知其有所統屬也都監軍士則各以其見存司哨之數分隸
於前左中三營而聚會練習後右二營侍都監募軍校廩編定
間以試射被抄上番軍士及出直部將守門將禁軍等姑為分
隸習射於其慶京中五部各色軍及男丁可被抄於能射者各
分隸於附近營此則不須頻數聚會練習而只令名隸於本營
以為臨急助防之計而京畿忠清黃海江原等道應鍊之兵查

照花名成籍量其多而依倣舊規分隸於五營或令上番本營以待試才賞格則事有統屬而其於試才激勸之方亦為便易矣依此速為施行何如 上從之 ○備邊司 啓曰今年春

汛極為可虞下三道分部定將扼守要害之事都體察使必已

處置矣但以臣等懸度之計言之則烏嶺竹嶺雖有忠州牧使

金命胤丹陽郡守徐希信而亦不可全然恃賴而無虞徃在

壬辰竹嶺則遣劉克良 武人之優者也縱末收功於竹嶺竟鳥

嶺則有大軍 變初以中砲為都巡察使領大軍禦賊于烏嶺砲

曹未交鋒而十萬精兵一敗塗地而事亦蹉跌况今日乎似當

別遣防禦使一人措置二嶺防守而指揮金命胤徐希信辛忠

元 忠州刺史也以軍功發身為嶺北守等諸人又為之分軍

約束竹嶺則丹陽清風永春堤川及慶尚道豐基之軍守之烏

嶺則以延豐忠州槐山陰城等處之軍守之而兵使留住於赤

巖秋風之間以備黃澗報息之路似為宜當若賊兵自湖南而

上則又當把截於公州此其忠清道防守形止大槩也全羅道

亦只有兵使朴晉他無防守之將若賊兵分道來侵則一人其
能相顧乎此亦當出防禦使或助防將使之協助其勢京中可
送武臣絕之而都體察使狀 啓欲以成允文李守一為別將
者意或有在於此而 朝廷南顧之憂此時為急此意 下諭
于都體察使宣 傳官一人不分晝夜下送何如 上荅曰依
啓賊若更肆必由湖南其勢然也湖南其殆乎更為周密措置
毋為悠泛應之○壬辰以李山海為大提學金瓚為禮曹判書
申黜為同知中樞府事鄭期遠為司憲府掌令柳慶寅為司諫
院獻納崔瓘為弘文館副校理具思稷為原州牧使成允文為
晉州牧使韓浚謙為兼 世子侍講院弼善金尚容為弘文館
副應教○慶尚道觀察使徐潛馳書今正月初五日兵使金應
瑞馳報于臣去月二十八日要時羅以 天使支供天鵝質得
事持沈遊擊票帖來到宜寧荅以天鵝非徒此地希罕我國
之人不嗜此鳥之肉故捉得無人云而同倭所言內調信本月
十九日還到釜山以關白之言告于遊擊曰 天使來時必請

朝鮮陪臣與之偕來而其來否通示然後定其撤兵之期遊擊
曰取荅往來之間時日遷延事完未易何暇從容處之乎 朝
鮮雖欲不送事有牽連不得已而一陪臣率去亦在我掌中丁
寧入送事即通關白使之從速過海云故來初二日差一倭名
正成者以此入往日本云臣問其差來軍官則要時羅來時同
叅聽聞則時羅曰關白不於國都迎 勅而別來近此一島創
立館宇以迎 天使館舍時未完了待其室完事完則當於三
月間始可渡海云通信使若去則要帶秩高有名望文官一人
與武官一人以去此事已為稟定於遊擊云云臣據此叅詳外
夷君長祇受肇封 勅命則當於其國之都告之廟社布之臣
民以頒示國中無有不通以共承 皇上寵命可也日本雖強
暴無禮文獻不足而 天使往來自唐伊始必非不知此禮而妄
行者矣其北出相會不令 天使見其國中之意實為叵測而
出身朴遜者臣隨劉摠兵來時以木匠帶來厥後從居昌縣監
權滉于在慶州時以體探事頻出入賊中頗與賊相熟曾以

事往黃慎處因與舊所相知倭人說話遂問之曰前日遊擊未
來之時汝等望遊擊有如赤子之望乳母待其來即為撤去云
而及後得聞 天使出來真正消息則皆以手加額歡欣踊躍
皆以為得於生前罷兵歸家以遂父母妻子之樂云云而至今
不去尚且留滯何歟無奈有別樣事乎他時吾和爾戰弓刀相
殺今日吾與爾話肝膽脫露云則荅曰吾等皆跟隨下卒不得
預聞上官密議只得竊傳聞於人皆云關白必與 朝鮮定和
割得 朝鮮漢水以南與日本將此文書送通信使然後始可
盡撤兵馬回國云云此事則遊擊拒不從行長等不敢再請然
若不如如此則關白必恭聽 天朝分付矣又與 天朝有多少
曲折云而我等未及知之矣 天朝若不許其請則亦將決戰
必遂而後已以此我等撤還而不知事竟如何如是憂愁耳遜
荅曰我兵屢敗於爾等今雖操鍊兵馬不似往時更不為汝說
著 天朝舉天下萬國皆 大明地方軍馬糧餉不知多少皆
待於遼東汝等若欲決戰是送死而已豈有萬一得遂之理乎

云則倭人答曰爾雖不言我豈不知然在此不去則必被關白
之斬矣往彼見敗則或有生還之理苟出向前之令以此不得
不去耳然軍情皆不欲戰日本亦甚疲弊或再為大舉必有內
變也云云此是愚迷之人聽於最下之卒其言固不足取信然
從前亦有此話頭亦不可謂全無是理也目今春汛已近所當
倍加防備上年農事頗稔民間窘急之狀亦不如往時本道正
當賊路之衝收拾兵馬一日為急而只有十數殘破之官而其
沿路五邑則困於擺撥官吏逋竄民疲流徙鍊兵儲糧頓無著
手之慶其餘各官亦緣輸運落後人馬糧料辦買 天使一應
求請奔走 天將支供上下遑遑怨咨盈路修戈同仇慢不知
何事極為憫慮。上下備邊司○癸巳司憲府 啓曰忠清監
司趙仁得慶事柔緩且無刺煩之才若只責以噓嚙撫摩固無
不可而至於勅勵列邑修舉軍民之政策應緩急決非呀堪物
情皆以不及前人為憂恐有臨事失悞之患請 命違差 上
從之○甲午司諫院 啓曰江原監司韓德遠名論素輕履歷

亦淺前為長湍府使時頗有勤幹之稱至蒙增秩之恩所當益
加勉勵而敢生厭憚之心顯有棄官之計其始勤終怠之罪著
矣宣化策應之責決非此人所堪請 命適差 上荅曰韓德
遠才器不凡正合方面之職我國所謂名論者自是一種時好
而已將安取哉斷不可適差○司憲府上 劄曰伏以各道山
城擇其險要之處令監司設為營門入據且率其家眷而久於
其任預圖防守之計 睿筭所及實非偶然蓋不據險則衆心
不固顧家眷則人有死志古人有被圍出送家屬既行而中道
名還以堅衆心者此可見矣新創之地雖未免役民而若規畫
得宜使人忘勞則未必大貽擾害也備邊司初不欽遵 聖旨
其見已差及其再議復為遷就之說使之詢問徃復動經時月
事急燃眉而有緩步徐行之態其亦左矣既下 命令則擇其
形便而經理次序在主者弄掌之如何耳在此不須過為之憂
也抑今日之事有大可憂者夫京師四方之根本也目今讎賊
壓境藩屏無可恃以為固者兇鋒焱然西指則其為死守之計

乎抑將為望風奔避者乎廟堂籌畫固不敢知而熟觀近日施
措外惡走避之名實無固守之志邊報稍緩則檢治文簿似若
策應者然而若有遠書皆至則皆為烏窺之計意 杜稷存亡
豈可付之等閑立視其淪胥而莫肯捨命奔走以圖拯濟乎唯
其 輦下如是故大而方伯閫帥以至守令堡將罔念死綏之
義舉懷逃潰之心而况彼無知之庶民乎近者南耗別無警急
而中外訛言互扇遠近洶洶市巷之談有不忍聞或云內坊造
馬轎事可知矣或云壬辰 大駕猝然出狩使都民塗炭今可
扶携先出也荷擔而立莫保朝夕嗚呼王者所恃者人心也人
心如此何事可為為今之計 君臣上下明目張膽以進死為
榮退生為辱如田單之保即墨之棲會稽竭誠殫力死中
求生猶懼其不克濟也况乎謀不先定戰守無備悠悠衍衍樂
其所以亡者豈不痛哉羣心齊一皆有效死之志則 祖宗相
傳踐華為城江漢為池之固庸詎不可守也若一意退遜則我
往彼亦往一偶龜茲亦無可保之憂而人心一潰大事去矣尚

忍言哉尚忍言哉伏願 殿下赫然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戰
守之備汲汲區畫策勵臣工毋得玩愒度日鼓動三軍使之精
采一變 聖志既定大計不撓則億萬之人心庶可收拾而上
穹悔禍轉危為安亦基於此矣 上答曰良用嘉焉當令備邊
司議處備邊司回 啓曰伏見憲府劄論真是經遠守國之長
策臣等忝在備邊司無所獻為使四方民心日益搖動將有土
崩之憂罪無所逃臺諫之論正中今日之病在上下所當十分
體念以慰萬姓之望以為 宗社無疆之休伏願更加 留省
不勝幸甚至於監司設營山城事臣等妄料恐其事勢難便故
以移問各道更議處置事已為 啓下而物議如此各道山城
可合設營處凡百器械預為經理待其頭緒稍成即為率眷入
據似為宜當更為 下諭申勅 上從之○以李恒福為弘文
館提學趙仁得為工曹參判李輅為同知中樞府事張雲翼為
忠濟道觀察使尹唯幾為司諫院獻納朴惺嶺南人以為為刑曹
正郎尹義立為藝文館待教○上教政院曰近觀吏曹短於隨

才稱量大臣宜有時提撕警覺言于備邊司○乙未上教曰且
觀賊勢所為兇謀殊常萬一更肆直上京城如之何備邊司回
啓曰賊謀難測允可虞之形不可勝言大抵前面無一遮障可
恃之虞賊若輕兵疾馳不數日當至內地其為寒心極矣臣等
於今日之事反覆思度未得善策京城者四方之根本根本一
撓則四方瓦解賊勢幸而不動於今年則猶可漸次完葺城池
儲峙糧餉修鍊軍兵使四方之心有所恃而不動則國勢自固
而今皆不暇措置此其危急之勢也此外則忠清道兩嶺防守
及沿江一帶把截等事所當急急措備庶有保於萬一兩嶺防
守之事則前 啓已達沿江一帶京畿則已責邊應星防禦使也時
方收集民兵以備江灘之守而器械未備形勢未成十分孤弱
難可倚仗然令江原道原州等處守令預抄軍兵與之協勢犄
角亦是一策此外臣等亦不敢預料其如何 上答曰京江舟
師大將差出之意欲使收聚船隻整理舟楫以為禦敵之計耳
豈徒有其名兀坐而止乎急速措置整齊 備邊司回 啓曰

京江之民前此困於各司下人侵擾之弊不得還集自柳根盧
稷為大將之後弊端已革流亡之民幾集故方謀為團聚以為
稍稍訓練之規而盧稷收拾私船方泊在江邊者大小并五十
餘隻但風和捉魚之時則私船興利者出入無定不可常留不
得已當准備公船以擬緩急而物力蕩敗難可猝辦故又於江
華已為收聚京畿忠清黃海各浦戰兵船合十六隻臨時欲為
京江之用此數甚少恐不足以調用今當更為申勅以待也舟
師大將文官為之甚合時宜而指揮奔走則不可獨自為之更
以武臣堂上一員稱為副將又出武臣從事官二人使之措置
諸事何如 上荅曰依啟此則得矣火炮軍器亦須整備且三
角山下有中興洞前朝顯宗避亂之地未知其曲折形勢而萬
一形勢極好則此處近於京都若修築山城積穀其中定一守
將招集人民開墾其前作為保障他日或遺民避亂或接兵屯
守遮截鈔擊無所不可宜商量參酌經理施行今此干戈之變
非可止息於十年之前雖百年之後亦且復作無處不為規畫

可矣○備邊司 啓曰兵禍既始非可以歲年而望其平定凡措置所當為之事必須經營料理夜以繼日然後庶可望其有補於萬一若以為事大而難舉時晚而無及則是將拱手待亡而已古之善謀人國者雖百敗垂亡之際有為之志未嘗或懈良以此也今之人心日怠者正緣 朝廷無此精神氣魄足以動人故也臣等嘗觀我 國形勢無有如都城者蓋表裏山河之固真有百二之勢且舟楫之利無所不通誠能假以時月措置成緒使四方恃以為固則民心必不至如今日之洶洶矣都城南北則皆據山為險守之不至甚難唯東西兩面平易可虞東面尤甚低微此處若設砲樓數坐屹然相望則緩急必可得力而都民既知便好則他處亦可次第成就豈不為萬世之利乎

火砲軍器整備事 上教極當雖有砲樓而此物不具則與無樓同軍器寺前年所造大小砲合一百九十餘又有收拾天地字以下大砲數十餘位此亦不足於用所當連續多鑄而鑄鐵已盡事力不具未能幸辦且鐘樓破鐘埋在地中往

時欲並取鑄砲而都民或有戀其舊物而不欲破用者故軍器寺以檜巖之鍾破鑄此鍾則尚埋於地中將成無用之物留亦何益請令軍器寺日暖後準備炭石以此破鍾添鑄大砲為當咸興安邊端川鉛鐵及忠清道忠州鉛鐵所產處 下書各道監司多數採取上送以備急用為當中興洞舊有山城今尚石築宛然世傳高麗時崔瑩住兵處今其上峯巖石尚有豎旗之穴其洞口極險故倭人但得一至其處云此乃京城後面至近之地近日在下之議亦以為此地當為別設一營或寺刹招集僧徒應募者輒與免役度牒則不以遠近之僧皆來集因使人統之練習火砲等技操鍊成軍則是與京城為子母輔車之勢萬一賊兵雖來迫一面而不敢圍統山後云此言亦甚有理伏承 聖教睿筭所及實出尋常臣等謹當遵奉施行請發事知官負馳往中興洞山城相視形勢後更議措處之事何如上答曰依啓鍾樓破鍾前日啓請勿毀或有其意不可輕破姑徐之中興山城事其形勢非肉眼可知姑待雪消可遣兵判相

視後憂之○備邊司 啓曰國家之禍莫大於民心之動搖而
寇賊之患次之民心若動則雖無敵而自潰故古之人當危亂
之際或矯情而鎮物或詭辭而安衆誠以不如此事無可為也
近日南邊之事不過傳聞疑似之說賊之再動與否猶不可知
而京城閭巷之間人心動搖訛言百出物價騰涌至於馬匹芒
鞋之價數倍於前日米穀狼籍於市肆之間而不知愛惜日夜
洶洶如風浪之難止京城如此故四方間風皆懷土崩之計莫
有住脚之勢假使外無寇患而只此足以亡國臣等不勝寒心
蓋京城乃四方根本繕葺城池以固根本不可少忽也往時京
城出巡檢使使之修葺城堞今當日暖凍解之時京城頽圯處
亦當漸次修築以慰都民之心請出巡檢使一人使之專掌其
事且頃日軍器寺請造砲樓者亦非敢遽以為一砲樓足以捍
衛京師而區區微意實有呀在大抵砲樓者乃天下守城之妙
法臣等惟恐其未及成則必有萬世之利幸而今年無事則
雖舉一城之力以成之此亦當任其願築者使之修築以鎮人

心恐無不可而能仁

僧名掌造施樓者物力薄賦情僧以任之其亦苟矣前日有能仁沉澁不可付之大

後之教故云云

汎濫與否不必深問自古急難之際用人非一道使貪

使詐使愚使罪必有其意唯異

睿察 上從之○正言權慶

祐前 啓韓德遠適差

上從之○丙申司諫院 啓曰政院

居喉舌之地當此邊事日急之時凡干出納不容少緩今月二

十五日備邊司秘密回 啓批答政院淹置不傳至於三日備

邊司郎廳就問然後始傳其稽緩不職甚矣色承旨請 命罷

職都承旨以一院之長不能檢勅亦為非矣亦 命推考 上

答曰並推考○兼忠清慶尚道防禦使權應銖狀 啓曰密陽

幼學卞斯循被擄入日本今因機張日光寺僧敬倫之出寄送

書札故謄書上送 其書曰卞斯循再拜謹言于朝鮮國大人先

也歲以十八生於國運極否之伏未免魚網羅囿之患歲在甲

千春被擄當初以白死為心而鼓擄之後手足不能自用擄牽

囚舟千萬里滄波海上深入不毛之地雖欲逃還識路無由徒

為垂淚仰乎蒼天生出於冠帶之鄉早事學文今雖為倭賊之

奴心則懸望於天一奇計欲細關通報而漢在塞外之王之

地而心則不二此中九奇計欲細關通報而漢在塞外之王之

同為結約如高林而戰潰故吾國如是見辱 祖宗社稷之

取百萬年之下何可聖乎且非徒此矣軍糧輜物絡繹不絕
山東業交通附賊之人作農貢米於賊故賊徒皆言如此債糧
則取大明如交掌云入賊作農之朝鮮人甚可痛惡且朝鮮
雖為和親而賊則預無撤回之勢不如追逐而平之被擄朝人
此處居半故朝人昏夜相聚曰吾國和親則吾等生還舊居之地重踏山川之
生答曰不然也吾國和親則吾等生還舊居之地重踏山川之
路痛哭於父母之墓下則於心可以足也言也而於國家之
則不可也吾等雖膺塞外之天艱苦莫甚終乃白骨路旁而精魂
則可歸於古鄰云云則諸朝人皆垂淚而已大抵賊雖捲陣回
來而明年如是又明年亦如走矣今金山一隅之叛如燕巢慕
上與賊天兵共力迫逐則心不可雪也○卞斯備選方一布衣也
久陷賊中艱苦萬狀而其心不二端向國之誠遜於言表誠
無所不至曾犬豕之不以勳威大臣忘君媚賊○以尹根壽為
輕設無行檢執論類至清識少之位以功為海平府院君李海
陞以贖貨為能事但其所長者文詞耳

壽為禮曹叅議黃暹為成均館大司成李光庭為左副承旨尹

單茂為右副承旨鄭述為江原道觀察使○丁酉○司諫院前

啓色承旨罷職事 上答曰偶未及察多事之時不可以此適

差○上教政院曰賊酋秀吉桀驁極兇將與中國爭衡我國介

於其間為干戈之場其亂糜爛必不止於十年其以受封而退

為結末者非愚則妄也我國形勢當以漢江一帶為把截拒守

之大限而賊若分道直衝由江原繞出漢江之後則漢江防

守雖嚴其勢危矣今日以江原道防禦為不至於緊急者其料敵之計誤矣其監司不可輕視而措置等事所當十分嚴密此意商議或指授於監司各別規畫施行言于備邊司○南部主簿申忠一書 啓臣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江界適值府使許瑣以防備檢勅事出在其境內所屬鎮堡仍留本府以待其回十七日還官遂與相會問邊上虜情之可問者備辦盤纏二十日發行二十一日到滿浦鎮以待嚮道胡人之來是日向暮梨坡酋胡童女乙古童復應古等出來二十二日朝前僉使柳濂出在懷遠館招兩胡饋以酒食各給米布後臣與鄉通事羅世弘河世國鎮奴姜守及臣奴春起等並曠子離發滿浦米渡鴨綠江前向奴酋家進發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所經一路事載錄于圖一奴酋家在小酋家北南向造排小酋家在奴酋家北向造排一外城周僅一里內城周二馬場許一外城先以石築上數三尺又布綠木如是而終高可十餘尺內外以粘泥塗之無雉堞射臺隔臺壕子一外城門以木板為之又無鎖鑰

門開後以木橫張如我國將軍木之制上設敵樓蓋之以草內城門與外城門同而無門樓一內城之禁亦同外城有垣堞與隔臺自東門過南門至西門城上設候望板屋而無上蓋設梯上下一內城之內又設木柵柵內奴酋居之一外城中胡家纔三百餘內城中胡家百餘外城底四面胡家四百餘一內城中親近族類居之外城中諸將及族黨居之外城底居生者皆軍人云一外城下底廣可四五尺上可二三尺內城下底廣可七八尺上廣同一城中泉井僅四五處源流不長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搖曳輸入朝夕不絕一昏曉只擊三通別無巡更坐更之事外城門閉而內城不閉一胡人木柵如我國垣籬家家雖設木柵堅固者每部落不過三四處一城上不見防備諸具一奴酋城西北距上國撫順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遼陽三日程南距新堡四日程南距鴨綠江一日程一二十八日未時行抵老酋家直到其木柵內所謂客廳馬臣佟羊才歪乃等來見臣以奴酋言傳于臣曰崎嶇遠路跋涉勞苦厚意

良厯多謝不已因問文書來否臣荅曰我僉使以都督委遣次將不可以通事率隸草草報謝茲馳專价賫送回帖一路所到別無艱楚何勞苦之有遂出帖遞與以送小頃奴酋出中門外請臣相見臣立於奴酋前羅世弘河世國立於臣左右差後行相見禮禮罷設小酌使馬臣慰臣於客廳謂臣仍留宿於客廳臣意以為若留在此凡百虜情無從得聞諉之曰身多疾病願調溫室遂館臣于外城內童親自哈家一臣等入城之夕馬臣來言于親自哈曰馬料在外邊未及取來不得送去今日則休可備呈云一臣以賫去盤纏銅爐口二匙二十枚箸二十雙紙束魚物等言于馬臣曰俺慮途中或有缺乏之事將此等物賫來今別無所用欲奉于都督此意如何馬臣曰不妨事臣即令馬臣送于奴酋兄弟奴酋兄弟皆受之而多謝云一奴酋兄弟送馬臣俸羊才逐日朝夕來問如有缺乏事隨即探來云魚肉與酒連絡送來至於馬料亦連送不絕歪乃或逐日或間日來問一馬臣本名時下俸羊才本名蘇屎上年以余相公相會事出

來滿浦時改此名云蓋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慶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一二十九日小酋兄弟請臣相見後令佟羊才設小酌以慰之一丙申正月初一日巳時馬臣歪乃將奴酋言來請叅宴臣與羅世弘河世國往叅奴酋門族及其兄弟姻親與唐通事在東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車諸僊時在北壁臣等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諸將妻皆立於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則南行東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倚子諸將俱立於奴酋後酒數巡兀刺部落新降將夫者太起舞奴酋便下倚子自彈琵琶聳動其身舞罷優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疎一是日未宴前相見之時奴酋令馬臣傳言曰繼自今兩國如一國兩家如一家永結歡好世世無替云蓋如我國之德談也一宴時廳外吹打廳內彈琵琶吹洞簫紀柳餘皆環立拘手唱曲以助酒興一諸將進盞於奴酋時皆脫耳掩舞時亦脫惟小酋不脫一初二日小酋送馬三匹來請臣等臣等騎往叅宴凡百器具不如其兄遠矣是日

乃國忌而欲物色其處事狀往焉而不食肉小酋懇勸之臣
荅以亡親忌日云一初三日酋胡童好羅厚童亡自荅女酋椒
箕請臣設宴奴酋呀教云一童好羅厚將宴罷帶瞎一目者來
示曰此人乃田獵於山羊會近處者山羊會越邊扑時川即捉得
驚之慶而佯國人必窺伺偷去不可禁止耶臣荅曰某時某處
人偷去其人狀貌如何我國法令甚嚴誰敢越境以偷偷等之
物乎萬無是理云則好羅厚曰近無偷去者如或有之另加禁
止云一初四日小酋送佟羊才請臣曰軍官不但為兄而來我
亦當接待遂館臣於其將多之家多之乃小酋四寸兄也因設
酌入夜而罷一多之問我國人勇弱與否於佟羊才佟羊才曰
滿浦宴享時列立軍數弱有三四百背負矢牒前抱弓袋箭則
羽落而無鏃弓則前折而後裂只為他國笑資如此等輩不用
弓箭只將一尺劍可斫四五百但恨臂力有限兩人相與大噉
臣曰我僉使若欲誇視軍威當以悍兵精卒強弓利鏃大張聲
勢羊才呀見者不是軍兵是只在庭供給之人與禁喧軍牢也

一多之曰我王子與佉國將欲結為一家故佉國被擄人厚加
轉買多數刷還我王子無負於佉國佉國則多殺我採蓼人
採蓼是何擾害而殺傷至此也情義甚薄深啣怨憾臣荅曰我
國之法凡胡人無故潛入我境者論以賊胡况佉國人夜間昏
黑闖入數百年曾所不來之地搶奪牛馬恟殺人民山谷間愚
氓蒼皇驚怕自相廝殺勢所必至非為一草之故凡我國待夷
之道誠心納款者則撫恤懷柔自餘冒犯禁境者則一切以賊
胡論以不饒貸往在戊子年間佉國地方饑饉餓殍相望佉類
之歸順望哺於滿浦者日以數千計我國各饋酒食且給米鹽
賴以生活者何限然則我國初非有意於勦殺佉輩也特以佉
輩冒犯越境自就誅戮也多之曰信佉所言渭源管兵緣何革
職治罪乎臣荅曰渭源管兵官被罪者非獨以勦殺佉輩也邊
上管兵之官巡邏瞭望此其職也渠不謹巡邏瞭望致令佉輩
闖入我境人民牛畜多致殺掠罪在罔赦所以革職治罪也若
於佉們來到我境之時瞭望戒嚴使不得越境則我民與佉等

俱無廝殺之患矣多之更無所言只他閑說話一佟羊才曰你
國宴享時何無一人身穿錦衣者耶臣曰衣章所以辨貴賤故
我國軍民不敢著錦衣豈如你國上下同服者乎羊才無言一
多之問臣曰你國有飛將二人云然耶今在那裏臣荅曰非止
二人在南邊者多而來此則二人一為碧潼郡守一為寧遠郡
守而南邊倭賊已盡驅逐故其飛將等近當來防于此處矣多
之曰我聞能飛云欲聞其實臣曰兩手各提八十餘斤長劍馳
馬上下絕壁或出小戶略無呀礙或迢過大川或往來樹梢如
履平地或數日之程一夜間可能往返多之曰能迢過幾步廣
川也臣曰如波猪江則可以迢過矣多之顧其左右而吐舌一
初五日朝歪乃持回帖黑段團領三件貂皮六令藍布四疋綿
布四疋而來臣與羅世弘河世國各一件貂皮則臣與羅世弘
各三令布疋則分與姜守春起小酋亦送黑段團領各三件黑
鞍精具三件于臣與羅世弘河世國臣言于歪乃佟羊才曰我
以滿浦軍官只持文書往復而已有何句幹膺此兩都督府重

禮分貶家丁尤極未安奉領無名情願反璧歪乃佟羊才各將
臣意分告兩酋兩酋云前者馬臣等歸滿浦時所受物件儀數
極多馬臣等猶且無辭拜受而來今此軍官如是云云則受來
馬臣將置頽於何地下人所給物不足貴只表行贖而已言未
訖有一胡來叫馬臣甚急有頃馬臣回言王子云刷還之報不
要他物且要除職若朝鮮除職則賞之以一尺之布猶可受也
如不得除職賞之以金帛而不願也臣荅曰當歸告僉使觀其
意欲以與 上國及我 國結好之意誇示胡人威服諸部也
又曰毛麟衛胡人屢犯貴國地方欲設一陣於雲山越邊以過
境賊胡如何臣荅曰我 國東北面與胡密邇只隔一江故尋
常徃來歸順者徃徃竊發屢興邊警西北面則與胡居相隔數
百里故越境而作賊者無多侏有兩耳豈不飽聞我知都督亦
必詳悉馬臣曰然臣曰然則既知如此而又欲設鎮何耶曰今
則王子統率諸胡彌令進退豈有違越之理臣曰然則上年金
歪斗作賊於南邊當都督管束之初亦且如是他日之事不待

見而後可知也則對曰設陣作後日啓釁之端凡當設施若不
善於始必有悔於終然此非我之所可擅斷事勢則如是矣馬
臣未及對歪乃曰設鎮之事且悉於回帖中徐其歸告僉使立
等回帖遂與臣出城童忽哈邀臣於其家設酌以饒酒至數巡
臣托以日晚而罷忽哈拜別臣於城外一觀回帖中印迹篆之
以建州左衛之印一茲程時逢蒙古將晚者于內城門外問曰
徐父在這裏否荅曰俺亦初七日當還云一正月初四日胡人
百餘騎各俱兵器糧餉數斗許建旗出北門乃煙臺及防備處
擲奸事出去云旗用青黃赤白黑各付二幅長可二尺餘初五
日亦如之一初五日臣等出來時汝乙古言於馬臣曰欲將熊
皮鹿皮賣於滿浦買牛耕田徐可言於王子說與軍官馬臣入
告于奴酋奴酋曰朝鮮不許上京之前徐等決不可徑往滿浦
買賣云一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奴酋城外合抱之水長可十餘
尺駕牛輪入者絡繹於道乃外城外設柵之水云正月初五日回
還時見之則運入之數倍於前日役軍則三四日程內部落每

一戶計其男丁之數分番赴役每名輸十條云一奴兒哈赤小兒哈赤同母毛兒哈赤異母云一奴酋不肥不瘦軀幹壯健鼻直而大面鐵而長一頭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釘象毛如拳許又以銀造蓮花臺臺上作人形亦歸于象毛前諸將所戴亦一樣矣一身穿五綵龍文天益上長至膝下長至足背裁剪貂皮以為緣飾諸將亦有穿龍文衣緣飾則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獺或以山鼠皮一護項以貂皮八九合造作一腰繫銀入絲金帶佩幌巾刀子礪石獐角一條物等一足納鹿皮兀刺靴或黃色或黑色一胡俗皆剃髮只留腦後小許上下二條辮結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餘莖餘皆鐸去一奴酋除拜都督十年龍虎將軍三年云一奴酋出入別無執器械軍牢等引路只諸將或二或四作雙奴酋騎則騎步則步而前導餘皆或先或後而行一小酋體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銀環脤色與兄一樣矣一奴酋自其家南距大吉彌里一日程北距如許向路一日程各設一堡西距遼東向路一日程設十堡將則以酋長之在城中者定送

滿一年相適軍則以各堡附近部落調送十日相適云一奴酋
除遼東近處其餘北東南三四日程內各部落酋長聚居于城
中動兵時則傳箭於諸酋各領其兵軍器軍糧使之自備兵之
多寡則奴酋定數云一奴酋諸將一百五十餘名小酋諸將四
十餘名皆以各部酋為之而率居於城中一煙臺軍人并家口
二戶入接滿一年適番糧餉等計其人數每朔奴酋備送云一
煙臺報變時不用煙火只擊木梆以隣臺相准為限相准則輒
走避匿恐被賊害也云一路一胡載其家藏雜物並率家屬而
去問之則煙臺為望事進去云頗有怨苦之狀一糧餉於各處部
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長掌治耕獲因置其虜而臨時取用不
於城中積置云一奴酋於大吉彌里越邊朴達嶺北邊自上
年欲置屯田云一大吉彌里越邊忍川童阿農慕而自上年水
為荒棄云問其由則曰道路遼遠故也阿下在奴酋城中一田
地品膏則粟一斗落種可獲八九石瘠則僅得一石云一秋收
後不即輸入埋置於田頭至冰凍後輸入云一胡人皆逐水而

居故胡家多於川邊少於山谷一胡家於屋上及四面并以粘泥厚塗故雖有火災只燒蓋草而已一家家皆畜鷄猪鵝鴨羔羊之屬一胡人持弓矢甲冑糗糧去去來來連絡於道乃是出入番云而都是殘劣一無壯勇一奴酋不用刑杖有罪者只以鳴鏑箭脫其衣而射其背隨其罪之輕重而多少之亦有打腮之罰云一清河堡將備酒肉以人夫六七名十二月二十八日領送于奴酋乃歲遺云一撫順唐通事來到奴酋家問其來故則曰清河堡新設烟臺奴酋自欲撤毀遼東官拿其次將唐古里棍二十還送後慮奴酋嗔恚將銀子伍百兩慰解其心令俺先告此意云一唐通事言奴酋每請銃筒於遼東而不許云一上年南道生變時古未介酋長金歪斗領兵入寇云歪斗父周昌哈向化於我國賜姓名金秋有兼司僕在京時仕八九年扞以其父歸見事還其故土仍不出來云自奴酋家距古未介六日程云一胡人等言在前日胡人之凡有出入者必佩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搶掠之患自王子管束之後遠近行走只持馬鞭

王子威德無呀議擬或言前則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獵資生
今則既東行止又納呀獵雖畏彼不言中心豈無怨苦云一奴
酋聚兵三千合冰即時一運由末乙巨嶺出高山里一運由列
於嶺出加乙軒洞以復渭原之讎因遼東官及余相公之宣諭
罷兵云一渭原採蓼胡人等奴酋乃令其各部落刷出每名或
牛一隻或銀十八兩徵收以贖其私自越江之罪其中貧不能
措備銀與牛者則並家口拿去使喚云一臣留在親自哈家時
有胡人四五來到臣欲聞其語令通事佯睡醉卧而竊聽之一
胡問于親自哈曰今此軍官何幹而來荅曰為兩國如一國兩
家如一家而來且將文書來告其國治渭原管兵官之罪此後
各守封疆無相侵犯之意一胡曰朝鮮多詐安知解冰前姑為
信使之往來以緩吾師乎且朝鮮人刈草伐木田獵於我國地
方我國呀獲者亦皆搶奪而去渠等呀為若此而何禁我們使
不得採蓼也云一溫火衛都酋長童姜求里之孫甫下下領兵
千餘一同守城今則罷去云甫下下守城時呀領坡山時番小

乙可厚地呀樞應古等六部落皆屬温火衛云一温火衛馬老
部落酋長童打夫領兵與甫下下往在奴酋城留七朔今始罷
歸云一馬臣將上京之事問於臣臣荅曰我國恪守 天朝法
令此等事必須 奏聞 天朝 天朝許之則行不許則不可
行馬臣向事苟如是若得上京途路如何臣荅以路遠且險馬
臣曰楊大朝亦言脩阻云楊大朝以余相公夜不收與河世國
往來虜中者也一馬臣曰你國沿海地面留置降倭云然耶臣
曰然馬臣曰其數幾何臣荅曰約五六千馬臣曰緣何留置沿
江地面臣荅曰倭奴慕義行降我國皆給與衣食俾得安插渠
輩感恩懷惠留住邊上為國禦侮我 國嘉其誠款分置沿江
諸郡矣馬臣曰倭子等狀貌壯大云然耶臣曰形體甚小能潛
行草間故丸必中馬臣曰雖且小能中否臣曰倭銃能中飛鳥
故曰鳥銃馬臣出鐵盔以示曰能透得這盔否臣曰鳥銃放丸
能穿兩重真木防牌籠以薄鐵者透過此盔何足道哉馬臣曰
豈至於此乎諸胡之立於左右者皆相顧愕然一小酋云日後

你僉使若有送禮則不可高下於我兄弟云一建州衛自西遼東界東至蔓遮部落以我國地方准計則西自昌城東止高山里左衛也老江上右衛海西衛地界云一溫火衛西自黎坡部落東止古未介部落云一毛隣衛威鏡北道越邊云一蒙古車上造家以養為慕飢則食膾肉渴則飲酪漿云一蒙古春耕時多聚人馬於平野累累使之踐踏糞穢後播黍粟蜀秫諸種又使人馬踐踏至耘治收穫時令軍人齊力云一蒙古皆著毛皮衣一毛隣衛酋胡老佟以戰馬七十疋獬皮百餘令為禮十二月初生投降云一馬臣言衛凡三十而投降者二十餘衛云一自老酋城至蒙古王刺八所居處東北距一月程次將晚者部落十二日程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馬車諸億時五部落北距十五日程皆以今年投降屬云刺溫東北距二十日程兀刺北距十八日程白頭山東距十日程云一如許酋長夫者羅里兒弟患奴酋強盛請蒙古王刺八兀刺酋長夫者太等兵癸巳九月來侵奴酋率兵匝戰於盧諸部落如許兵大敗夫者戰死羅

里逃還夫者投降所獲人畜甲冑不可勝計奴酋選所獲蒙古人二十被錦衣騎戰馬使還其巢穴二十人歸言奴酋威德故刺八令次將晚者等二十餘名率胡百餘人持戰馬百疋橐駝十頭來獻馬六十疋駝六頭與奴酋馬四十疋駝四頭與小酋其將領等奴酋皆厚待給與錦衣云自奴酋家北距盧諸三息云一夫者太投降後其兄晚太以馬百疋欲贖其弟而奴酋不許晚太以此亦為投屬云夫者太在奴酋城中第三年其家屬上下并二十餘名十二月望前始為率來云一自癸巳如許等兵大敗後遠近諸部相繼投降云一如許胡人多著白氊衣一諸胡中蒙古如許兀刺等最強云一十二月二十九日小酋家有一小兒自言甘坡人正月初四日女人福只自言以臨海君婢壬辰年在鏡城與班奴朴其土里被擄轉賣來此云初六日止宿于童愁沙里部落時見一男子自言吾村甲士朴彥守壬辰年八月胡人三十餘人不意突入與裴守難河德仁崔莫孫等一時被擄踰白頭山西麓三日半到卧乙可部落不十日

轉賣於汝延牙叱大家前年冬又來于奴酋城內童昭史家以
穀物載來事來此云自卧乙可至汝延八日程其間并無人家
自汝延至奴酋城六八日程云臣遇此三人皆欲細詢虜情
其所聞見者而問答之際恐生胡人疑慮之心只令下人盤問
而臣則似亦不聞者然胡人等亦叫還那人使不得以留矣一
前日馬臣佟羊才滿浦所受賞物盡為奴酋兄弟所奪渠輩亦
有不平之色矣○上教政院曰觀申忠一

以虜情詞探事入虜中往來者

書啓

老乙可赤之勢極為非常終必有大可憂者今年則賴兵判運籌
決策姑得以無事矣然安知來冬不為侵軼今天下南北有此
大賊此天地間氣化之一變者我國介於其間腹背受敵呀謂
又疥且痔豈不寒心及今凡干防備盡力措置必修築山城積
穀鍊兵鎮堡之不可守者改之勿以姑息而憚焉形勢之可以
據險處築之勿以新設而難焉守令邊將不可不擇差將士軍
民不可不撫循罔晝夜規畫蓄力而待之或可免於鯨吞豕突
之患未可知也此係都體察使所管地方不可尋常泛然會議

而已言于備邊司

(B)
732.55
4724
[v.14]
no.43
0194321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木)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蓮葉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43